

荀悅戶禮詁

卷七之八



07685

春秋左傳詁卷七

傳



僖公元年春不稱即位公出故也公出復入不書諱之也
諱國惡禮也 諸侯救邢邢人潰出奔師師遂逐狄人具
邢器用而遷之師無私焉 夏邢遷于夷儀諸侯城之救
患也凡侯伯救患分災討罪禮也 秋楚人伐鄭鄭即齊
故也盟于犖謀救鄭也 九月公敗邾師于偃盧三之戎
將歸者也 國服虔云虛丘魯邑魯有亂邾使兵戍虛丘魯
與邾無怨因兵將還襲而敗之所以惡僖公也冬莒人
來求賂公子友敗諸鄆獲莒子之弟季非卿也嘉獲之也

春秋左傳詁卷七

公賜季友汶陽之田及費

賈逵云汶陽鄆魯二邑 史記集解

按此則賈逵左傳本作鄭與史記同索隱曰鄭今作費

音秘水經汶水出泰山萊蕪縣西南入濟此 杜本 夫人氏

之喪至自齊君子以齊人之殺哀姜也為己甚矣女子從
人者也

二年春諸侯城楚丘而封衛焉不書所會後也 晉荀息

王符潛夫論作郟息按此則息蓋晉大夫食采于郟

因以為氏說文郟周武王子所封國在晉地郟荀古字

通水經注汾水下古水又西逕荀城東古荀國也汲郡

古文晉武公滅荀以賜大夫原氏 竹書紀年 又有豸字 又竹書紀

年莊伯以曲沃叛伐翼公子萬救翼荀叔軫追之此荀

叔軫豈息之宗耶請以屈產之乘服氏謂產為產生

也公羊疏與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虢公羊號作郭戰國策同

賈逵云虞在晉南號在虞南史記集解公曰是吾寶也對曰

若得道於虞猶外府也公曰宮之奇存焉對曰宮之奇之

為人也懦而不能強諫宋本及穀梁傳強並作疆廣雅懦弱也杜本此

且少長於君君暱之雖諫將不聽乃使荀息假道於虞曰

冀為不道入自顛軫水經注顛作巔郡國志河東郡皮氏有冀

亭大陽有顛軫坂杜同鄭道元云傳巖東北十餘里即

顛軫坂也伐鄭三門說文鄭晉邑春秋傳曰伐鄭三

門服虔云鄭晉別都郡國志注又云謂冀伐晉也疏水經河

水又東過砥柱間道元注亦謂之三門矣冀之既病則

亦惟君故服虔謂虞助晉也將欲假道稱前恩以誘之

同今號為不道保於逆旅荀子作御旅按御與逌同

尚書返字皆作御御迎也迎卽逆也以侵微邑之南鄙

敢請假道以請罪于號虞公許之且請先伐號宮之奇諫

不聽遂起師夏晉里克荀息帥師會虞師伐號滅下陽服虔云下陽號邑在大陽東北三十里

先書虞賄故也秋盟于貫服江黃也齊寺人貂始漏

師于多魚國語及管子呂覽劉向說苑並作豎刁漢書作豎貂號公敗戎于桑田晉

卜偃曰號必亡矣亡下陽不懼而又有功是天奪之鑿而

益其疾也必易晉而不撫其民矣不可以五稔韋昭國

語注稔熟也杜本此冬楚人伐鄭闞章囚鄭聃伯

三年春不雨夏六月雨自十月不雨至于五月不日旱不為災也 秋會于陽穀謀伐楚也 齊侯為陽穀之會來

尋盟冬公子友如齊蒞盟 楚人伐鄭鄭伯欲成孔叔不

可曰齊方勤我棄德不祥 爾雅祥善也 齊侯與蔡

姬乘舟于囿 王逸楚辭注囿苑也 蕩公賈逵云

蕩播也 公懼變色禁之不可怒歸之未之

絕也 蔡人嫁之 四年春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蔡潰遂伐楚楚子使與師

言曰 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惟是風馬

牛不相及也 賈逵云風放也 牝牡相誘曰風 服虔同

疏按廣雅釋名竝同賈服又呂覽乃合羸牛騰馬游牝

于牧高誘注羸牛父牛也騰馬父馬皆將羣游從牝于

牧之野風合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管仲對曰昔

召康公命我先君大公服虔云召公奭 京相璠曰

召亭在周城南十五里 曰五侯九伯 賈逵云

五等諸侯九州之伯 服虔云五侯公侯伯子男

九伯九州之長大公為王官之長掌司馬職以九伐之

法征討邦國故得征之 女實征之以夾輔周室賜我

先君履東至于海西至于河 服虔云是皆大公始受封

土疆界所至也 南至于穆陵 春秋大事表穆陵

關在青州臨朐縣東南一百五里北至于無棣 水經

注清河又東北無棣溝出焉淇水下又引京相璠曰舊

三

說無棣在遼西孤竹縣通典鹽山春秋之無棣邑也酈

道元云管仲以責楚無棣在北方之為近爾貢包茅不

入高誘呂覽注引傳包茅作苞弗顏師古漢書注亦同韓非子外儲說曰是時楚

之菁茅不貢於天子三年矣賈逵云包茅菁茅包匭之

也以供祭祀史記集解王祭不共說文引傳共作供釋文云木亦作俱按共供古字通

無以縮酒說文菁禮祭束茅加于禩圭而灌鬯酒是為

菁豢神歎之也春秋傳曰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供無

以菁酒按今本作縮周禮鄭興注菁讀為縮寡人是徵

昭王南征而不復服虔云周昭王南巡狩涉漢未濟船

解而溺昭王王室諱之不以赴諸侯不知故桓公以為

辭責問楚也史記集解按高誘呂覽注引此傳作沒而不復

蓋一本有沒字唐石經于而字上亦旁增一沒字又正

義引舊說皆云漢濱之人以膠膠船故得水而壞昭王

溺焉不知木出何書寡人是問對曰貢之不入寡君之

罪也敢不共給呂覽注作敢不共乎昭王之不復君其問諸水濱說文

宋忠云丹陽南郡枝江縣也枝江去漢其路甚遙昭王

時漢非楚境故不受罪也本疏杜說文類水厓人所賓

附類蹙不前而止从頁从涉廣雅云濱厓也類類比也

徐鉉曰今俗作水濱非是按詩大雅池之竭矣不云自

類毛傳類厓也鄭箋云類當作濱殊誤今濱又別作濱

或省作浜要皆類之或字也師進次于陘夏楚子使屈

完如師師退次于召陵齊侯陳諸侯之師與屈完乘而觀

之齊侯曰豈不穀是爲先君之好是繼與不穀同好如何
對曰君惠微福於敝邑之社稷說文微循也微幸也按

玉篇微字始要求遮二訓今尋傳義則說文循幸二義
竝通古字微微同釋文作微非也杜注宣十二年傳作

要福義亦同玉篇辱收寡君寡君之願也齊侯曰以此

眾戰誰能禦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對曰君若以德綏諸

侯誰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國方城以爲城漢水以爲池釋文

本或作漢以爲池衍水字服虔云方城山在漢南史記集解又云方城

山也漢水名皆楚之隘塞耳詩疏地理志隴西郡氏道禹

貢養水所出東至武都爲漢水經沔水出武都沮縣至

江夏沙羨縣入江水經注汝水又東得醴水醴水又屈

而東南流逕葉縣故城北春秋昭公十五年許遷于葉

是也楚盛周衰控霸南土欲爭強中國多築列城于北

方以逼華夏故號此城爲萬城或作万字舊本唐勒奏

土論曰我是楚也世霸南土自越以至葉垂境萬里故

號曰萬城也按此則方城當作萬城或作方以字近又

譌作方矣臧琳經義雜記亦云萬城與內傳大城之說

合杜方城取服說漢水本水經地理志雖眾無所用之屈完及諸侯盟

陳轅濤塗謂鄭申侯曰師出於陳鄭之間國必甚病若出

於東方觀兵於東夷循海而歸其可也申侯曰善濤塗以

告齊侯許之當以齊侯絕句申侯見曰師老矣若出於東方而遇

敵懼不可用也若出於陳鄭之間其資糧屨方言

屏履麤履也廣雅屏履也釋名齊人謂草履曰屏杜本

其可也齊侯說與之虎牢執轅濤塗秋伐陳討不忠也

許穆公卒于師葬之以侯禮也凡諸侯薨于朝會加一

等死王事加二等賈逵云謂朝天子以命用師御於是

有以袞歛賈逵云袞歛上公九命服表也同冬叔孫戴

伯帥師會諸侯之師侵陳陳成歸轅濤塗初晉獻公欲

以驪姬為夫人卜之不吉筮之吉公曰從筮卜人曰筮短

龜長不如從長馬融云筮史短龜史長且其辭曰

專之渝攘公之瑜說文渝變也攘除也虞翻易注王逸

楚辭章句竝同杜本一薰一蕕廣雅薰草蕕草也王

逸楚辭章句蕕香草也杜本按漢書龔勝傳薰以香自

燒是矣禮記內則半夜鳴則廂鄭元注廂惡臭也春秋

傳曰一薰一蕕廂猶古通十年尚猶有臭必不可弗聽

立之生奚齊其娣生卓子及將立奚齊既與中大夫成謀

姬謂大子曰君夢齊姜必速祭之天子祭于曲沃服虔

云齊姜廟所在史記歸胙于公穀梁作致福于君羣

昭國語注胙祭肉也按胙止可訓肉杜注云胙祭之酒

肉則于訓詁不通矣下八年賜齊侯胙即云祭肉與羣

注同公田姬寘諸宮六日公至毒而獻之晉語驪姬

受胙寘酖于酒寘葶于肉賈逵云葶烏頭也公祭之地

地墳穀梁墳作賁與犬斃說文斃頓仆也春秋傳曰

與犬斃从犬敝聲或作斃按五經文字注云斃字見

春秋傳又作斃足知唐本又多作斃字也與小臣小臣亦斃姬泣曰賊由大子大子奔新城公殺其傅杜原款或謂大子子辭君必辯焉大子曰君非姬氏居不安食不飽我辭姬必有罪君老矣吾又不樂曰子其行乎大子曰君實不察其罪被此名也以出人誰納我十二月戊申縊于新城呂覽上德篇大子遂以劍於韋昭國語注新城曲沃也新爲大子城姬遂譖二公子曰皆知之重耳奔蒲
鄆道元云蒲川水出石樓山南逕蒲城東卽重耳所奔之處羊求水出羊求川西逕北屈縣故城南城卽夷吾所奔邑夷吾奔屈

五年春王正月辛亥朔日南至公既視朔遂登觀臺以望

春秋左傳詁卷七

七

左說天子靈臺在大廟之中雍之靈沼謂之辟雍諸

侯有觀臺亦在廟中皆以望嘉祥也五經異議服氏云天子

入太廟視朔告朔天子曰靈臺諸侯曰觀臺在明堂之

中禮疏及通典而書禮也凡分至啟閉必書雲物爲備故也

服虔云分爲春秋分至爲冬夏至啟立春夏也陽氣

用事爲啟閉立秋冬也陰氣用事爲閉雲五雲也風氣

日月星辰也分至啟閉天地之大節陰陽之分也故遂

登觀臺望氣以審妖祥變亂之氣先見于八節審其雲

物之形言其所致務爲之備也御覽鄭眾云以二至二分

觀雲色青爲蟲白爲喪赤爲兵荒黑爲水黃爲豐本疏晉

侯使以殺大子申生之故來告初晉侯使士蔿爲二公子

築蒲與屈不愼，寘薪焉。夷吾訴之，公使讓之。士為稽首而對曰：「臣聞之無喪而戚，憂必讐焉。無戎而城，讐必保焉。寇讐之保又何愼焉？守官廢命，不敬固讐之保，不忠失忠與敬，何以事君？詩云：『懷德惟甯，宗子惟城。』君其修德而固宗子，何城如之？三年將尋師焉，用愼退而賦曰：『狐裘尫茸，一國三公。吾誰適從？』」服虔云：「蒙茸以言亂兒，三公言君。」

與二公子將敵，故不知所從。史記集解及難公使寺人披伐

蒲。史記晉世家曰：獻公使宦者履鞮趣殺重耳，韋昭國

語注曰：「伯楚，寺人勃之字也。索隱曰：『卽左傳之勃鞮亦』」

曰：「寺人披按披勃同音，履鞮急讀卽爲披重耳曰：『君父』」

之命不校。諸本或作校今定作校乃狗曰：「校者吾讐也，踰垣而走披。」

斬其祛。服虔云：「祛，袂也。」同按說文：「祛，衣袂也。祛，尺二寸。」

春秋傳曰：「披斬其祛。」杜取服說遂出奔翟。鄆道元云：「晉公。」

子重耳出亡及柏谷，卜適齊。楚狐偃曰：「不如之翟。」水經注

夏公孫茲如牟娶焉。釋文娶本又作取會于首止。會王太子鄭。

服虔云：「惠王以惠后故將廢太子鄭而立王子帶，故齊桓帥諸侯會王太子以定其位。」御覽謀甯周也。陳轅宣

仲怨鄭申侯之反己於召陵，故勸之城。其賜邑曰美城之

大名也。子孫不忘吾助子請乃爲之請於諸侯，而城之美

遂譜諸鄭。伯曰：「美城，其賜邑將以叛也。申侯由是得罪。」

秋，諸侯盟。王使周公召鄭伯曰：「吾撫女以從楚，輔之以晉。」

可以少安。鄭伯喜於王命而懼其不朝於齊也，故逃歸不

可以少安。鄭伯喜於王命而懼其不朝於齊也，故逃歸不

盟孔叔止之曰國君不可以輕輕則失親失親患必至病而乞盟所喪多矣君必悔之弗聽逃其師而歸楚鬬穀於菟滅弦弦子奔黃於是江黃道柏諸本作栢今从善本定作栢 卽地

理志汝南郡陽安應劭曰故道國又西平應劭曰故栢

子國也杜本按杜本陽安今作安陽蓋傳寫誤汝南郡

別有安陽縣應劭曰故江國也方睦於齊皆茲姻也

子恃之而不事楚又不設備故亡晉侯復假道於虞以

伐虢宮之奇諫曰虢虞之表也虢亡虞必從之晉不可啟

寇不可翫廣雅翫習也杜本一之謂甚其可再乎諺所

謂輔車相依諸本謂誤爲今改正服虔云輔上領車也與牙相依

詩疏按玉篇引說文輔頰也左氏傳曰輔車相依亦作輔

今考說文輔字下引春秋傳曰輔車相依徐鍇本有此八字徐鉉本

無从車甫聲人頰車也輔字云頰也从面甫聲不引春

秋傳是許君所見左氏本作輔字無疑玉篇引說文作

輔當別有所本要之古輔輔本通故傳寫亦不一服虔

注頰當作頰說文頰頰也是服義與許君同唇亡齒寒

者其虞虢之謂也公曰晉吾宗也豈害我哉對曰大伯虞

仲大王之昭也大伯不從史記作大是以不嗣虢仲虢叔

賈逵云虢仲封東虢制是也虢叔封西虢虢公是也

馬融曰虢叔同母弟虢仲異母弟虢仲封下陽虢叔封

上陽本按虢有三晉太康地記扶風郡雍西虢地也平

王東遷虢叔自此之上陽爲南虢矣又下陽亦名北虢

水經注下陽地理志所謂北虢也王季之穆也爲文王
卿士勳在王室藏於盟府將虢是滅何愛於虞且虞能親
於桓莊乎其愛之也

服虔其作甚注云愛之甚當爲愛
桓莊之族甚也
本按服所據當係古文必非妄改正義

譏之非是桓莊之族何罪而以爲戮不惟偏乎親以寵
偏猶尙害之況以國乎公曰吾享祀豐絜神必據我

毛傳據依也按玉篇等亦同蓋言神所據依較杜訓安
爲近對曰臣聞之鬼神非人實親惟德是依故周書曰

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又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

說文香芳也春秋傳曰黍稷馨香按杜本馨香之違聞亦用說
文又曰民不易物惟德馨物
服虔云繫發聲也言黍

稷性玉不易無德薦之則不見饗有德則言饗

則非德民不和神不享矣神所馮依將在德矣若晉取虞

而明德以薦馨香神其吐之乎弗聽許晉使宮之奇以

族行

鄭元禮記注行去也
杜本
曰虞不臘矣

獨斷
歲終大祭縱吏民宴飲非迎氣故但送不迎應劭風

通云案禮夏曰嘉平殷曰清祀周曰大蜡漢改曰臘御

覽引舊注云臘祭名也日月會于龍尾百物備合因于

是祭羣神也今按合之禮記月令孟冬臘門閭及先祖

五祀是臘祭三代有之故宮之奇亦云然宋儒朱子云

秦時始有臘祭余一言以斷之曰史記秦本紀惠王十
二年初臘始皇三十一年改臘曰嘉平如謂臘始于秦

則秦改臘爲嘉平亦云嘉平始于秦可乎又不待辨而明矣在此行也晉不更舉矣八月甲午晉侯圍上陽

地理志宏農郡陝故虢國杜本酈道元云昔周召分伯

以陝城爲東西之別東城卽虢之上陽也問於卜偃曰

吾其濟乎對曰克之公曰何時對曰童謠云丙之晨

漢書律歷志作丙辰龍尾伏辰均服振振賈服等皆爲均同也

周禮疏服虔又云衿服黑服也文選惠棟云古戎服尚黑

戰國策願令補黑衣之數注云黑衣戎服漢書五行志

引傳作衿劉逵吳都賦儀禮士冠禮曰兄弟畢衿乎鄭

注衿同也古文衿爲均司馬彪輿服志曰郊祀之服皆

以衿元淮南子曰尸祝衿衽高誘曰衿純服衽墨齊衣

也衿衽猶衿元上下皆元故謂之黑服謂均服爲黑服

失之衿古文皆作均杜氏謂戎事上下同服是也管子

大匡篇四年修兵同甲十萬同甲者均服之謂也今按

周禮司几筮設筮紛純鄭注云純讀爲均服之均李

善閒居賦注引傳作衿廣疋云衿戎衣也左傳衿服振

振呂覽悔過篇今衿服四建高誘注衿同也兵服上下

無別故曰衿服今服虔注尙作衿是漢時左氏本作衿

服也釋文亦云字書衿音同劉逵吳都賦注引傳亦作

衿取號之旂鶉之賁賁天策焞焞火中成軍號公其奔

漢書五行志其九月十月之交乎丙子旦五行志引此上

志作奔日在尾月在策鶉火中必是時也冬十二月丙子朔晉滅

日在尾月在策鶉火中必是時也冬十二月丙子朔晉滅

號號公醜奔京師師還館于虞遂襲虞滅之執虞公及其大夫井伯

史記晉世家曰及其大夫井伯百里奚正義曰南雍州記云百里奚字井伯宛人也梁劉峻世說新

語注百里奚字井伯按古今人表百里奚列上之下井

伯列中之下則非一人也以勝秦穆姬孫炎爾雅注

送女曰媵杜本而修虞祀服虔云虞所祭祀命祀也

史記集解且歸其職貢於王故書曰晉人執虞公罪虞且言

易也言上一本無且字

六年春晉侯使賈華伐屈賈逵云晉右行大夫上按賈

據僖十年傳文為說夷吾不能守盟而行將奔狄卻芮

曰音義聲類卻鄉在河內一切經按此則苜食采于卻後因

春秋左傳卷七

三

以為氏也後出同走罪也不如之梁梁近秦而幸焉

之梁夏諸侯伐鄭以其逃首止之盟故也圍新密鄭所

以不時城也秋楚子圍許以救鄭諸侯救許乃還冬

蔡穆侯將許僖公以見楚子於武城郡國志南陽郡宛

有東武亭杜同許男面縛廣雅備備也漢書賈誼傳

備燥癩以隱處兮王逸應劭注竝云備背也項籍傳馬

童面之張宴曰背之也師古亦云面謂背之不面向也

備面古字同按杜注云但見其面可為臆說銜璧大夫

衰經士輿說文輿棺也春秋傳曰士輿杜本下襄

二年亦同楚子問諸逢伯對曰昔武王克殷微子啟如

是武王親釋其縛受其璧而祓之說文祓除惡之祭也

此杜本 焚其櫬禮而命之使復其所楚子從之

七年春齊人伐鄭孔叔言於鄭伯曰諺有之曰心則不競

則風俗通作苟 詩毛傳競強也此杜本 何憚於病詩鄭箋憚

難也此杜本 既不能彊又不能弱所以斃也國危矣請下

齊以救國公曰吾知其所由來矣姑少待我對曰朝不及

夕何以待君 夏鄭殺申侯以說于齊且用陳轅濤塗之

諧也初申侯申出也有寵於楚文王文王將从與之璧使

行曰惟我知女女專利而不厭予取予求不女疵取也呂

注疵 說文疵病也鄭元禮記注瑕玉之病也陸德明

作疵 釋文瑕疵過也後之人將求多於女女必不免我外女

必速行無適小國將不女容焉既葬出奔鄭又有寵於厲

春秋左傳話卷七

十三

公子文聞其歎也曰古人有言曰知臣莫若君弗可改也

已 秋盟于甯母謀鄭故也管仲言於齊侯曰臣聞之招

攜以禮韋昭國語注攜離也此杜本 懷遠以德德禮不易

無人不懷齊侯修禮於諸侯諸侯官受方物鄭伯使大子

華聽命於會言於齊侯曰泄氏孔氏子人氏三族實違君

命君若去之諸本作若君今从石經宋本改正 以為成我以鄭為內臣君

亦無所不利焉齊侯將許之管仲曰君以禮與信屬諸侯

而以姦終之無乃不可乎子父不奸之謂禮守命共時之

謂信違此二者姦莫大焉公曰諸侯有討於鄭未捷今苟

有釁從之不亦可乎對曰君若緩之以德加之以訓辭而

帥諸侯以討鄭鄭將覆亡之不暇豈敢不懼若總其罪人

以臨之鄭有辭矣何懼且夫合諸侯以崇德也會而列茲
何以示後嗣夫諸侯之會其德刑禮義無國不記記茲之

位君盟替矣三禮石經作替今从唐石經定作替字詩毛傳替廢也杜本此

作而不記非盛德也君其勿許鄭必受盟夫子華既為大

子而求介於大國索隱稱志林介者因也杜本以弱其

國亦必不免鄭有叔詹堵叔師叔三良為政未可開也齊

侯辭焉子華由是得罪於鄭服虔云鄭伯罪之也御冬

鄭伯使請盟于齊閏月惠王崩襄王惡太叔帶之難文釋

州懼不立不發喪而告難于齊

八年春盟于洮謀王室也鄭伯乞盟請服也襄王定位而

後發喪晉里克師師梁由靡御虢射為右以敗狄于采

春秋左傳卷七

十四

采桑史記作齧桑服虔云狄地也史記集解郡國志河東郡北屈有

采桑津杜同梁由靡曰狄無恥從之必大克里克曰懼

之而已無速眾狄虢射曰期年狄必至示之弱矣夏狄

伐晉報采桑之役也復期月秋禘而致哀姜焉非禮也

凡夫人不薨于寢不殯于廟服氏云不薨于寢寢謂小

寢杜取不殯于廟廟謂殯宮鬼神所在謂之廟禮記不

赴于同不祔于姑則弗致也冬王人來告喪難故也是

以緩宋公疾大子茲父史記作固請曰日夷長且仁君

其立之公命于魚子魚辭曰能以國讓仁孰大焉臣不及

也且又不順遂走而退

九年春宋桓公卒未葬而襄公會諸侯故曰子凡在喪王

曰小童公侯曰子 夏會于葵丘尋盟且修好禮也王使宰孔賜齊侯胙周禮大行人正義引傳文并引注云周禮服膳之禮親兄弟之國不以賜異姓尊齊侯客之若

先代之後按此當是服注杜亦本此立說曰天子有事

于文武使孔賜伯舅胙齊侯將下拜孔曰且有後命天子

使孔曰以伯舅臺老詩疏馬融易注七十曰臺服虔同杜取

此加勞賜一級鄭元禮記注級等也此杜本無下拜對

曰天威不遠顏咫尺方行云顏額為頰也中夏謂之頰

東齊謂之頰河頰淮泗之間謂之頰賈逵國語注八尺

曰咫說文周禮寸尺咫尋皆以人之體為法中婦人手

長八寸謂咫杜取小白余敢貪天子之命無下拜爾

春秋左傳卷七

十五

雅余身舍人曰余卑謙之身也杜本按岳氏本以白字

絕句今考釋詁文朕余躬身也邢昺疏引此傳云齊侯

曰小白余是當以余字為句恐隕越于下以遺天子羞

敢不下拜下拜登受 秋齊侯盟諸侯于葵丘曰凡我同

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于好 宰孔先歸遇晉侯曰可無

會也齊侯不務德水經注引作不務修德而勤遠略故北伐山戎南

伐楚西為此會也東略之不知西則否矣其在亂乎在水

作鄭元儀禮注在存也此杜本君務靖亂無勤於行晉

侯乃還 九月晉獻公卒里克平鄭外傳作丕史記賈

逵云晉大夫史記集解欲納文公故以三公子之徒作亂賈

賈逵云三公子申生重耳夷吾同上杜初獻公使荀息

傅奚齊公疾召之曰以是藐諸孤方言眇小也眇藐古

字通按惠氏譏顧氏炎武訓藐為小為未當不知實本

方言呂謙字林又云藐小兒笑也辱在大夫其若之何

稽首而對曰臣竭其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其濟君之靈

也不濟則以死繼之公曰何謂忠貞對曰公家之利知無

不為忠也送往事居耦俱無猜貞也廣雅耦二也猜疑

也按杜注訓耦為兩亦此意及里克將殺奚齊先告荀

息曰三怨將作秦晉輔之子將何如荀息曰將死之里克

曰無益也荀叔曰吾與先君言矣不可以貳能欲復言而

愛身乎雖無益也將焉辟之且人之欲善誰不如我我欲

無貳而能謂人已乎冬十月里克殺奚齊于次書曰殺其

春秋左傳卷七

去

君之子未葬也荀息將死之人曰不如立卓子而輔之荀

息立公子卓以葬十一月里克殺公子卓于朝荀息死之

君子曰詩所謂白圭之玷尚可磨也史記圭作玷詩毛傳

玷缺也引詩玷作列斯言之玷不可為也荀息有焉

齊侯以諸侯之師伐晉及高梁而還服虔云晉地也

史記郡國志河東郡楊有高梁亭此討晉亂也令不

及魯故不書釋文命本晉卻芮使夷吾重賂秦以求入曰

人實有國我何愛焉人而能民土於何有從之齊隰朋

王符潛夫論隰氏姜姓帥師會秦師納晉惠公秦伯謂

卻芮曰公子誰恃對曰臣聞亡人無黨有黨必有讐夷吾

弱不好弄爾雅弄玩也能鬪不過長亦不改不識其他

公謂公孫枝曰

史記作支

服虔云秦大夫公孫子桑

集解夷

吾其定乎對曰臣聞之惟則定國爾雅則法也

此杜本按

呂覽稽勳篇赤章曼支曰詩曰惟則定國則此四字乃

逸詩也詩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文王之謂也又曰不

僭不賊鮮不爲則爾雅僭差也高誘呂覽注賊害也杜

此無好無惡不忌不克之謂也今其言多忌克難哉公

曰忌則多怨又焉能克是吾利也 宋襄公卽位以公子

目夷爲仁使爲左師以聽政於是宋治故魚氏世爲左師

十年春秋滅溫蘇子無信也蘇子叛王卽狄又不能於狄

狄人伐之王不救故滅蘇子奔衛 夏四月周公忌父爾

賈逵云周卿士史記集解杜取此王子黨會齊隰朋立晉侯晉

春秋左傳詁卷七

七

侯殺里克以說將殺里克公使謂之曰微子則不及此雖

然子弑二君與一大夫文選注引傳作二公服虔云奚齊卓子苟

息也同上爲子君者不亦難乎爾雅按公羊傳作不亦病乎

廣雅病難也對曰不有廢也君何以興欲加之罪其無

辭乎臣聞命矣伏劍而歿於是平鄭聘于秦且謝緩賂故

不及 晉侯改葬其大子外傳大作世檀弓史記漢書共並作恭秋狐突適

下國爾雅服虔云晉所滅國以爲下邑一曰曲沃有宗廟故

謂之國在絳下故曰下國也同上按說苑立節篇獻公卒

突卽辭歸自殺蓋屬虛語過大子大子使登僕爾雅論衡

歿僞篇引作大子超登僕車而告之曰而告之曰夷吾

無禮爾雅賈逵云蒸於獻公夫人賈君故曰無禮馬融云申

生不自明而歿夷吾改葬之章父之過故曰無禮本疏余

得請於帝矣服虔云帝天謂罰有罪將以晉界史記集解

秦秦將祀余對曰臣聞之神不歆非類賈逵國語注歆

貪也按說文歆神食氣也義亦與賈同杜注歆饗也本

詩毛傳民不祀非族君祀毋乃殄乎詩毛傳殄絕也

杜本且民何罪失刑乏祀君其圖之君曰諾吾將復請

七日史記作後十日新城西偏將有巫者而見我焉許之遂不見

及期而往告之曰帝許我罰有罪矣韓史記作獎諭

賈逵云做敗也韓晉韓原史記集解平鄭之如秦也言

於秦伯曰呂甥史記作呂省按呂甥先又嘗食邑于虢竹書

紀年晉獻公十有九年伐虢滅下陽命瑕父呂甥邑于

春秋左傳詁卷七

七

號水經注云地理志所謂北號也郤稱冀芮實為不從

若重問以召之臣出晉君君納重耳茂不濟矣詩毛傳

茂無也杜本冬秦伯使洽至報問且召三子卻芮曰幣

重而言甘誘我也遂殺平鄭祁舉及七輿大夫服虔云

下軍之輿帥七人屬申生者襄二十三年下軍輿帥七

人往前申生將下軍今七輿大夫為申生報怨樂盈將

下軍故七輿大夫與樂氏本疏按劉炫亦為服言是不取

杜說左行共華右行賈華叔堅離欂欂虎特宮山祁

按此上七人即七輿大夫之名皆里平之黨也平豹奔

秦李斯書言於秦伯曰晉侯背大主而忌小怨民弗與也

伐之必出公曰失眾焉能殺違禍誰能出君

十一年春晉侯使以平鄭之亂來告 天王使召武公內

史過賜晉侯命受玉情說文情不敬也从心隋省春秋

傳曰受玉情或省自過歸告王曰晉侯其無後乎王賜

之命而情於受瑞先自棄也已其何繼之有禮國之幹也

敬禮之興也不敬則禮不行禮不行則上下昏何以長世

夏揚拒泉臯郡國志河南郡雒陽有前亭按泉前古

字通杜同伊洛之戎同伐京師入王城焚東門王子帶

召之也秦晉伐戎以救周秋晉侯平戎于王 黃人不歸

楚貢冬楚人伐黃

十二年春諸侯城衛楚丘之鄂懼狄難也韋昭國語注

鄂郭也杜本黃人恃諸侯之睦于齊也不共楚職曰自

春秋左傳卷七

九

郢及我九百里馬能害我夏楚滅黃史記楚世家作滅

英徐廣曰年表及他本皆作英一本作黃正義曰英國

在淮南蓋蓼國也不知改名時今按滅蓼在魯文公三

年時為楚穆王四年非此一時事王以戎難故討王子

帶秋王子帶奔齊 冬齊侯使管夷吾平戎于王使隰朋

平戎于晉韋昭國語注平和也服虔云戎伐周晉伐戎

救周故和也史記集解王以上卿之禮饗管仲管仲辭

曰臣賤有司也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若節春秋賈逵

云節時也同上杜王肅云春秋聘享之節也同上承王

命何以禮焉陪臣敢辭服虔云陪重也諸侯之臣于天

子故曰陪臣同上王曰舅氏賈逵云舅氏言伯舅之使

也同上杜

余嘉乃勳應乃懿德爾雅惠棟曰應讀為膺言

膺受女美德也古文皆以應為膺謂督不忘爾雅督

正也往踐乃職無逆朕命管仲受下卿之禮而還君子

曰管氏之世祀也宜哉讓不忘其上詩云愷悌君子爾雅

雅愷樂也悌易也杜本神所勞矣

十三年春齊侯使仲孫湫聘于周且言王子帶事畢不與

王言歸復命曰未可王怒未怠其十年乎不十年王弗召

也夏會于鹹淮夷病杞故且謀王室也秋為戎難故

諸侯伐周爾雅毛傳戎守也杜本齊仲孫湫致之冬晉薦

饑爾雅按文選注引傳作晉泲饑字書曰泲仍也爾雅穀不

熟為饑仍饑為薦李巡曰連歲不熟曰薦杜注麥禾皆

春秋左傳卷七

三

不熟蓋亦本此使乞糴于秦秦伯謂子桑與諸乎曰重

施而報君將何求重施而不報其民必攜攜而討焉無眾

必敗謂百里與諸乎爾雅服虔云百里奚秦大夫史記對曰

天災流行史記作爾雅國家代有救災恤鄰道也行道有福平

鄭之子豹在秦請伐晉秦伯曰其君是惡其民何罪秦於

是乎輸粟于晉自雍及絳爾雅服虔云雍秦國都絳晉國都

同上杜相繼命之曰汎舟之役爾雅按雍近渭絳近河以

取此舟輸粟故云汎舟之役也

十四年春諸侯城緣陵而遷杞焉不書其人有闕也爾雅

季姬來甯公怒止之以鄧子之不朝也夏遇于防而使來

朝秋八月辛卯沙鹿崩晉卜偃曰期年將有大咎幾亡

國 冬秦饑使乞糴于晉晉人弗與慶鄭曰背施無親幸災不仁貪愛不祥怒鄰不義四德皆失何以守國虢射曰皮之不存毛將安傅慶鄭曰棄信背鄰患孰恤之無信患作失援必斃是則然矣虢射曰無損於怨而厚於寇不如弗與慶鄭曰背施幸災民所棄也近猶讐之况怨敵乎弗聽退曰君其悔是哉

十五年春楚人伐徐徐卽諸夏故也三月盟于牡丘尋葵丘之盟且救徐也孟穆伯帥師及諸侯之師救徐徐侯次于匡

諸本竝作匡蓋相沿避宋諱今皆改正下同

以待之

夏五月日有食之

不書朔與日官失之也

秋伐厲以救徐也

晉侯之入

也秦穆姬屬賈君焉

按杜注賈君晉獻公次妃既無明

春秋左傳註卷七

三

文惟左傳云獻公娶于賈則賈乃正妃獻公卽位二十六年而卒若係正妃則惠公卽位年齒已高無由更爲所烝唐固說賈君爲申生之妃情事較合故申生有夷吾無禮之言惠棟左傳補注所見亦同且云盡納羣公

子晉侯烝於賈君又不納羣公子是以穆姬怨之晉侯許賂中大夫既而皆背之賂秦伯以河外列城五東盡虢畧南及華山內及解梁城

郡國志宏農郡陸渾西有虢畧

地華陰有太華山河東郡解有解城

杜同

既不與晉

饑秦輸之粟秦饑晉閉之糴故秦伯伐晉卜徒父筮之吉

涉河侯車敗

爾雅敗覆也詰之對曰乃大吉也三敗必

獲晉君其卦遇蠱三三曰千乘三去

惠棟云上林賦曰

江河爲法注云遮禽獸爲法法卽去實一字三去之餘
獲其雄狐夫狐蠱必其君也蠱之貞風也其悔山也歲云
秋矣我落其實而取其材所以克也實落材亡不敗何待
三敗及韓晉侯謂慶鄭曰寇深矣若之何對曰君實深之
可若何公曰不孫服虔云孫順也史記集解卜右慶鄭吉弗
使步揚御戎家僕徒爲右史記揚服虔云二子晉大夫

也同上乘小駟鄭入也慶鄭曰古者大事必乘其產生其

水土而知其人心安其教訓而服習其道惟所納之無不
如志今乘異產以從戎事及懼而變將與人易亂氣狡憤

音義賈逵國語注憤盛也一切經按賈注此傳亦當作感

滿解鄭元樂記注賁讀爲憤怒氣充實也春秋傳血氣

狡憤王粲登樓賦氣交憤于胸臆李善注引杜云交戾

也是交狡賁憤古字竝通陰血周作張脈憤興說文

颯血理之分衰行體中者从爪从血颯或从肉籀文作

𦉳按此則今本作脈不誤釋文石經竝同張有復古編

以爲俗作脈非過矣債當作賁或作瀆禮記射義賁軍

之將鄭元注賁讀爲債穀梁僖十年傳地賁范甯注賁

沸起也又管子勢以待天下之瀆作也尹知章云動亂

也陸氏附注以爲債無動義譏杜失之是矣外彊中乾

進退不可周旋不能君必悔之弗聽九月晉侯逆秦師使

韓簡視師復曰師少於我鬪士倍我公曰何故對曰出因

其資入用其寵饑食其粟三施而無報是以來也今又擊

之我怠秦奮倍猶未也公曰一夫不可狃爾雅狃復也

孫炎注狃快前事復為也按杜注狃快也即本此況國

乎遂使請戰曰寡人不佞能合其眾而不能離也君若不

還無所逃命秦伯使公孫枝對曰君之未入寡人懼之入

而未定列猶吾憂也苟列定矣敢不承命韓簡退曰吾幸

而得囚壬戌戰于韓原晉戎馬還薄而止鄭元禮記注

還言便也廣雅清泥也杜本公號慶鄭慶鄭曰懷諫違

卜高誘呂覽注懷冥也杜本國取是求又何逃焉遂去

之梁由靡御韓簡史記由號射為右服虔云號射惠公

舅史記輅秦伯服虔云輅迎也同上杜將止之韋

昭國語注止獲也杜本鄭以救公誤之遂失秦伯秦獲

春秋左傳詁卷七

五

晉侯以歸晉大夫反首拔舍從之詩疏拔周禮夏官司

馬中夏教菱舍鄭注云菱讀如萊沛之沛菱舍草止也

軍有草止之法說文廢舍也从广反聲詩曰召伯所廢

按此則字當作廢跋拔菱古字通秦伯使辭焉曰二三

子何其感也寡人之從君而西也亦晉之妖夢是踐豈敢

以至晉大夫三拜稽首曰君履后土而戴皇天周禮禮記

戴皇天而履后土皇天后土實聞君之言羣臣敢在下風穆姬

聞晉侯將至以天子幣弘與女簡璧登臺而履薪焉使以

免服衰經逆且告按此下傳文或有上天降災使我兩

君匪以玉帛相見而以興戎若晉君朝以入則婢子夕

以成夕以入則朝以成惟君裁之釋文曰自上天降災至

此凡四十七字檢古文皆無尋杜注亦不得有有是後人妄加也今按釋文四十七字七當作二蓋誤并乃舍諸靈臺五字數之耳此後人校勘之疎孔疏亦云服虔解誼其文甚煩傳本若有此文服虔必應多解何由四十餘字不解一言亦至二十三年始解婢子明是本無之也據此則服杜本尙皆不誤服杜以後人妄增今據削去乃舍諸靈臺詩含神霧云作邑于豐起靈臺易乾鑿度云伐崇作靈臺孔穎達疏云是靈臺在豐邑之都內也水經注豐水又北逕靈臺西括地志雍州長安縣有靈臺高二丈周回百二十步今按杜注云所以杜絕令不得通外內或卽以此大夫請以入公曰獲晉侯

以厚歸也既而喪歸焉用之大夫其何有焉且晉人感憂以重我天地以要我我不圖晉憂重其怒也我食吾言背天地也重怒難任韋昭國語注任當也杜本背天不祥必

歸晉君公子繫曰韋昭國語注據禮記云繫字子顯盧

植曰古者名字相配顯當爲韜不如殺之無聚慝焉子

桑曰歸之而質其大子必得大成晉未可滅而殺其君祇

以成惡祇刊本多誤作祇說文緹从糸是聲緹或从氏詩毛傳

祇適也玉篇祇之移切適也又音岐漢書寶嬰傳祇皆

對是明揚主上之過師古曰祇音支其字从祇今从石

經定作祇字且史佚有言曰無始禍無怙亂無重怒重

怒難任陵人不祥乃許晉平晉侯使卻乞告瑕呂飴甥

按竹書紀年作瑕父呂甥今考呂甥先食采于瑕故稱

曰瑕父郡國志河東郡解有瑕城是也後又食采于呂

故又稱瑕呂劉昭補注引張華博物志河東郡永安有

呂鄉呂甥邑也是瑕呂皆所食采地杜注云姓瑕呂名

館甥非矣下傳云陰館甥陰亦采邑名且召之子金敎

之言曰朝國人而以君命賞且告之曰孤雖歸辱社稷矣

其卜貳圉也鄭元禮記注貳作二鄭司農周禮注貳副也按杜訓

貳為代非眾皆哭晉於是乎作爰田服虔孔晁皆云

爰易也賞眾以田易其疆畔本按外傳作轅田賈逵注

轅車也以田出車賦說文云爰引也籀文以為車轅字

又按起田易居也徐鍇繫傳云爰轅皆假借此乃正字

春秋左傳詁卷七

三

謂以田相換易也孟康地理志注轅爰同今考爰田當

以賈義為長杜注取服虔說呂甥曰君亡之不恤而羣

臣是憂惠之至也將若君何眾曰何為而可對曰征繕以

輔孺子韋昭國語注征賦也廣雅繕治也杜本諸侯聞

之喪君有君羣臣輯睦甲兵益多好我者勸惡我者懼庶

有益乎眾說晉於是乎作州兵按作州兵蓋亦改易兵

制或使二千五百家畧增兵額故上云甲兵益多非僅

修繕兵甲而已杜注似非初晉獻公筮嫁伯姬於秦遇

歸妹三三之睽三三史蘇占之曰不吉其繇曰士刲羊亦

無益也說文益血也春秋傳曰士刲羊亦無益也廣雅

同杜本女承筐亦無貺也釋文貺本亦作況詩毛傳貺賜也

杜本服虔以離爲戈兵兌爲羊震變爲離是用兵刺羊之象也三至五有坎象坎爲血血在羊上故刺無血也

震爲竹竹爲筐震變爲離離爲火火動而上其施不下故筐無實也上同西鄰責言不可償也雷服虔以爲三至

五爲坎坎爲月月生西方故爲西鄰坎爲水兌爲澤澤聚水故坎責之澤澤償水則竭故責言不可償上同歸妹

之睽猶無相也雷服虔云兌爲金離爲火金火相遇而相害故無助也上同應劭漢書注相助也杜本震之離亦離

之震爲雷爲火爲羸敗姬雷服虔云離爲日爲火秦嬴姓水位一至五有坎象水勝火故爲羸敗姬上同車說其輓

雷說文輓車軸縛也馬融易注輓車下縛也杜本火焚

其旗不利行師敗于宗上服虔云五至三有坎爲水象

震爲車車得水而脫其輓也震爲龍龍爲諸侯旗離之震故火焚其旗也震東方木兌西方金木遇金必敗韓

有先君之宗廟故曰宗上說文四邑爲上杜本鄭元禮記注上與區同歸妹睽孤寇張之弧雷服虔云坎爲

寇爲弓故曰寇張之弧上姪其從姑雷爾雅父之姊妹爲姑女子謂昆弟之子爲姪杜本六年其逋雷廣雅逋

亡也杜本逃歸其國而棄其家明年其死于高梁之虛雷郡國志河東郡楊有高梁亭杜本及惠公在秦曰先

君若從史蘇之占吾不及此夫韓簡侍曰龜象也筮數也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先君之敗德及

可數乎

釋文以先君之敗德及絕句

韻按及可數乎猶數可及乎蓋倒

字法也今仍以及字屬下讀史蘇是占勿從何益詩曰

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傳杳背憎職競由人**韻**詩作噂按說

文噂聚語也傳聚也並引詩小雅傳噂古字同震夷伯

之廟罪之也於是展氏有隱慝焉 冬宋人伐曹討舊怨

也 楚敗徐于夷林徐恃救也 十月晉陰飴甥會秦伯

盟于王城**韻**郡國志左馮翊臨晉有王城此 秦伯曰晉

國和乎對曰不和小人恥失其君而悼喪其親不憚征繕

以立圍也曰必報讐甯事戎狄君子愛其君而知其罪不

憚征繕以待秦命曰必報德有死無二以此不和秦伯曰

國謂君何對曰小人感謂之不免君子恕以爲必歸小人

春秋左傳詁卷七

七

曰我毒秦秦豈歸君君子曰我知罪矣秦必歸君貳而執

之服而舍之德莫厚焉刑莫威焉服者懷德貳者畏刑此

一役也**韻**服虔云一役者謂韓戰之役上 秦可以霸納而

不定廢而不立以德爲怨秦不其然秦伯曰是吾心也改

餽晉侯饋七牢焉史記作餽**韻**賈逵云諸侯雍餽七牢牛一羊

一豕一爲一牢也史記集解杜取此 蛾析外傳作蛾哲 謂慶鄭曰**韻**

釋文曰蛾本或作蟻惠棟云婁壽曰蛾與蟻通漢書白

蛾羣飛扶服蛾伏陳球後碑聚蛾蜂動仲秋下旬碑蛾

附皆與蟻同今按禮記蛾子時術之後漢書皇甫嵩傳

時人謂之黃巾亦名爲蛾賊注蛾音魚綺反卽蟻字也

今釋文有五何反廣韻于歌部列晉大夫蛾析似誤蓋

行乎對曰陷君於敗敗而不死又使失刑非人臣也臣而不臣行將焉入十一月晉侯歸丁丑殺慶鄭而後入是歲晉又饑秦伯又餽之粟曰吾怨其君而矜其民且吾聞唐叔之封也箕子曰馬融王肅皆以箕子為紂諸父史記集解鄭元王肅皆以為諸父服杜以為紂之庶兄疏本按此則杜取服說其後必大晉其庸可冀乎姑樹德焉以待能者於是秦始征晉河東置官司焉

十六年春隕石子宋五隕星也按御覽引水經注云睢陽有隕石水一名漆溝左傳曰隕石子宋五隕星也故老云此水有時涸竭五石存焉故名隕石水墜處為津六鵠退飛過宋都風也賈逵云風起于遠至宋都高而

春秋左傳卷七

天

疾故鵠逢風卻退

史記集解

周內史叔興聘于宋宋襄公問

焉曰是何祥也吉凶焉在

漢書五行志作何

對曰今茲魯多大喪

明年齊有亂君將得諸侯而不終賈逵云石山岳之物

齊大岳之允而五石隕宋象齊桓卒而五公子作亂宋

將得諸侯而治五公子之亂鵠退不成之象後六年霜

業退也鵠水鳥陽中之陰象君臣之訟闕也

疏梁

退而

告人曰君失問是陰陽之事非吉凶所生也

漢書所字上有之字

問

服虔云鵠退風咎君行所致非吉凶所從生襄公不問

已有所失而致此變但問吉凶焉在以為石隕鵠退吉

凶所從而生故云君失問

疏本

吉凶由人

漢書由作繇

問按由

字當是古𪔐字說文𪔐木生條也又別有𪔐云𪔐徑也

假借作由古字多通吾不敢逆君故也夏齊伐厲不

克救徐而還秋狄侵晉取狐厨受鐸涉汾及昆都按

狐卽狐突食邑厨卽厨武子食邑鐸卽鐸遏寇食邑水

經汾水出太原汾陽縣北至汾陰縣入河杜本因晉敗

也王以戎難告于齊齊徵諸侯戎周諸本成上行而冬

十一月乙卯鄭殺子華十二月會于淮謀鄭且東略也

城鄆役人病有夜登丘而呼曰齊有亂不果城而還

十七年春齊人爲徐伐英氏以報婁林之役也夏晉大

子圉爲質于秦秦歸河東而妻之惠公之在梁也梁伯妻

之梁嬴孕過期說文孕懷子也杜本卜招父與其子卜

之其子曰將生一男一女招曰然男爲人臣女爲人妾故

春秋左傳詁卷一

五

名男曰圉女曰妾服虔云圉人掌養馬官之賤者不聘

曰妾史記說文春秋云女爲妾妾不聘也杜取及子圉

西質妾爲宦女焉師滅項淮之會公有諸侯之事未歸

而取項齊人以爲討而止公秋聲姜以公故會齊侯于

卞九月公至書曰至自會猶有諸侯之事焉且諱之也

齊侯之夫人三王姬徐嬴史記作蔡姬皆無子齊侯好內

服虔云內婦官也史記多內寵按漢書顏師古注文

無內字今考此內字蓋因後內寵之文而行且服杜皆

舍此句而注下句其意自明但石經宋本皆有此字始

之內嬖如夫人者六人長衛姬生武孟少衛姬生惠公

鄭姬生孝公葛嬴生昭公密姬生懿公宋華子生公子雍
歸賈逵云宋華氏之女子同上杜公與管仲屬孝公於

宋襄公以為大子雍巫有寵於衛共姬歸賈逵云雍巫雍

人名巫易牙字同上杜取此按管子有棠巫與此或係一人

因寺人貂以薦羞於公亦有寵公許之立武孟管仲卒五

公子皆求立冬十月乙亥齊桓公卒易牙入賈誼新書作

記淮南王書並同稽與寺人貂因內寵以殺羣吏歸服

康琴賦云狄牙喪味度云內寵如夫人者六人羣吏諸大夫也同上而立公子

無虧史記漢書人孝公奔宋十二月乙亥赴辛巳夜殯

十八年春宋襄公以諸侯伐齊三月齊人殺無虧鄭伯

始朝于楚楚子賜之金既而悔之與之盟曰無以鑄兵故

以鑄三鐘齊人將立孝公不勝四公子之徒遂與宋人

戰夏五月宋敗齊師于鹹立孝公而還秋八月葬齊桓

春秋左傳註卷七

三

公冬邢人狄人伐衛圍菟圃衛侯以國讓父兄弟及

朝眾曰苟能治之燬請從焉歸賈誼新書衛侯朝于周周

行人問其名荅曰衛侯辟疆周行人還之曰啟疆辟疆

天子之號諸侯弗得用衛侯更其名曰燬然後受之眾

不可而後師于訾婁別本後狄師還梁伯益其國而不

能實也命曰新里秦取之

十九年春遂城而居之宋人執滕宣公夏宋公使邾

文公用鄆子于次睢之社歸水經睢水出梁郡鄆縣東流

當蕭縣南入于陂張華博物志琅邪臨沂縣東界次睢

有大叢社民謂之食人社卽此郡國志琅邪沂有叢亭

欲以屬東夷司馬子魚曰古者六畜不相爲用小事不用

大牲而況敢用人乎祭祀以爲人也

風俗通引此無祀字下句引傳作民人神

之主也

民神之主也用人其誰饗之齊桓公存三亡國以

屬諸侯義士猶曰薄德今一會而虐二國之君又用諸淫
昏之鬼將以求霸不亦難乎得處爲幸 秋衛人伐邢以

報菟圃之役於是衛大旱卜有事于山川不吉甯莊子曰

昔周饑克殷而年豐今邢方無道諸侯無伯爾雅伯長

也杜本

天其或者欲使衛討邢乎從之師興而雨 宋

人圍曹討不服也子魚言於宋公曰文王聞崇德亂而伐

之軍三旬而不降修教而復伐之

釋文云伐衍字按石經宋本並有今仍之

因壘而降詩曰刑于寡妻詩毛傳刑法也杜本

此

至于兄

弟以御于家邦今君德毋乃猶有所闕而以伐人若之何

春秋左傳卷七

三

盍姑內省德乎無闕而後動 陳穆公請修好於諸侯以

無忘齊桓之德冬盟于齊修齊桓之好也 梁亡不書其

主自取之也初梁伯好土功亟城而弗處民罷而弗堪則

曰某寇將至乃溝公宮

賈逵云溝塹也史記集解

杜取此

曰秦

將襲我民懼而潰秦遂取梁

二十年春新作南門書不時也凡啟塞從時服虔云闔

扇所以開鍵閉所以塞月令仲春修闔扇孟冬修鍵閉

從此時也

疏本

滑人叛鄭而服於衛賈逵云滑姬姓之

國史記

夏鄭公子士泄堵寇帥師入滑

秋齊狄盟于

邢爲邢謀衛難也於是衛方病邢 隨以漢東諸侯叛楚

冬楚鬬穀於菟帥師伐隨取成而還君子曰隨之見伐不

量力也量力而動其過鮮矣善敗由己而由人乎哉詩曰
豈不夙夜謂行多露 宋襄公欲合諸侯臧文仲聞之曰
以欲從人則可以人從欲鮮濟

二十一年春宋人為鹿上之盟以求諸侯于楚楚人許之
公子目夷曰小國爭盟禍也宋其亡乎幸而後敗 夏大

旱公欲焚巫尪臧文仲曰非旱備也修城郭節服虔云國
家凶荒則無道之國乘而加兵故修城郭為守備也本

貶食省用務稽論衡引勸分節鄭元儀禮注收斂曰稽按

杜注稽儉也疑字近而誤此其務也巫尪何為天欲殺
之則如勿生若能為旱焚之滋甚公從之是歲也饑而不

害 秋諸侯會宋公子孟子魚曰禍其在此乎君欲已甚

春秋左傳卷七

五

其何以堪之於是楚執宋公以伐宋冬會于薄以釋之

魚曰禍猶未也未足以懲君 任宿須句顓臾節都國志

東平國無鹽本宿國任姓杜同京相璠曰須臾一國二

名蓋遷都須臾胸是其本杜注在東平須臾縣西北道

元云杜注非也地理志曰壽張西北有胸城者是也郡

國志泰山郡南武陽有顓臾城杜同風姓也釋文本或

實司大皞與有濟之祀節詩毛傳司主也杜本按皞與昊

通禮記月令其帝大皞釋文皞亦作昊昭十七年鄭子

來朝篇少皞大皞漢書律歷五行等志引作少昊大昊

孔子世家家語並同說文作皞及漢書鄭崇傳欲報之

德皞天罔極師古曰皞字與昊同今从石經及善本定

作皦字又按水經濟水與河合流至乘氏縣又分爲二
其一又東北過壽張縣西界又北過須昌縣西是此上

四國皆近濟水必當有濟水之祠故世守其祀也杜注

以服事諸夏邾人滅須句須句子來奔因成風也詩賈氏

曰但因成風來不見公故來奔及反不書于經釋例成風

爲之言於公曰崇明祀保小寡周禮也詩毛傳保安也

杜本蠻夷猾夏周禍也若封須句是崇皦濟而修祀紓

禍也

二十二年春伐邾取須句反其君焉禮也 三月鄭伯如

楚 夏宋公伐鄭子魚曰所謂禍在此矣 初平王之東

遷也辛有適伊川見被髮而祭於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

春秋左傳卷七

七

戎乎其禮先亡矣秋秦晉遷陸渾之戎于伊川 晉大子

圉爲質於秦將逃歸謂嬴氏曰與子歸乎對曰子晉大子

而辱於秦子之欲歸不亦宜乎寡君之使婢子服虔云

曲禮曰世婦以下自稱婢子婢子婦人之卑稱史記集解杜取

此侍執巾櫛以固子也從子而歸弃君命也不敢從亦

不敢言遂逃歸 富辰言於王曰服虔云富辰周大夫

同上杜取此 請召大叔詩曰協比其鄰昏姻孔云詩毛傳

鄰近也孔甚也云旋也杜本吾兄弟之不協焉能怨諸

侯之不睦王說王子帶自齊復歸于京師王召之也 邾

人以須句故出師公阜邾不設備而禦之釋文太臧文仲

曰國無小不可易也無備雖眾不可恃也詩曰戰戰兢兢

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又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

詩鄭箋顯明也毛傳思辭也杜本先王之明德猶無

不難也無不懼也況我小國乎君其無謂邾小蠶蠶有毒

說文蠶飛蠶螫人者也蠶毒蟲也通俗文云蠶長尾

謂之蠶蠶毒傷人曰蠶按近人疑通俗文出李虔不知

李虔所作係續通俗文唐藝文志分晰甚清辯已見更

生齋集中故此書凡服虔通俗文悉皆錄入以補服注

之缺又按蠶當從說文作蠶惠棟云李翊夫人碑亦作

蠶蠶而況國乎弗聽八月丁未公及邾師戰于升陘我

師敗績邾人獲公冑縣諸魚門說文冑兜鍪首鎧也杜本

此郡國志梁國睢陽有魚門劉昭注引此傳楚人伐宋

春秋左傳詁卷七

晉

以救鄭宋公將戰大司馬固諫曰晉語晉公子重耳過

宋與司馬公孫固相善韋昭注固宋莊公之孫大司馬

固也杜本天之棄商久矣君將興之弗可救也已弗聽

冬十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人既成列楚

人未既濟司馬曰彼眾我寡及其未既濟也請擊之公曰

不可既濟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既陳而後擊之宋

師敗績公傷股門官殲焉詩毛傳殲盡也杜本國人皆

咎公公曰君子不重傷說文創也鄭元禮記注創之

淺者曰傷不禽二毛古之代也詩也不以阻隘也寡人雖

亡國之餘不鼓不成列子魚詩未知戰勅敵之人說

文勅疆也春秋傳曰勅敵之文廣雅勅勅武也隘而不

列文選注引作天贊我也阻而鼓之不亦可乎猶有懼焉

且今之勦者皆吾敵也雖及胡考周書諡法解彌年壽

考曰胡胡大也爾雅考壽也獲則取之何有於二毛明

恥教戰求殺敵也傷未及死如何勿重若愛重傷則如弗

傷愛其二毛則如服焉三軍以利用也金鼓以聲氣也利

而用之阻隘可也聲盛致志鼓儼可也說文儼儼互不

齊也蓋謂及其成列不齊鼓之丙子晨鄭文夫人辛氏

姜氏勞楚子于柯澤楚子使師繹示之俘馘爾雅俘取

也李巡曰囚敵曰俘詩毛傳殺而獻其耳曰馘說文作

俘馘云軍戰斷耳也从耳或聲或从首字林云截耳則

从耳旁獻首則作首旁杜注云馘所截耳明當以耳旁

春秋左傳語卷之

五

為是君子曰非禮也婦人送迎不出門見兄弟不踰闕

爾雅扶謂之闕孫炎曰扶門限也戎事不邇女器杜本

詩毛傳邇近也高誘淮南王書注器物用也杜本丁丑

楚子入饗石經及宋本並作享于鄭九獻庭實旅百加邊豆六品饗

畢夜出文芊送于軍取鄭二姬以歸叔詹曰史記作瞻呂覽作被瞻

楚王其不沒乎為禮卒於無別無別不可謂禮將何以沒

諸侯是以知其不遂霸也

二十三年春齊侯伐宋圍緡以討其不與盟于齊也穀梁

同下服虔云魯僖公十九年諸侯盟于齊以無忘桓

公之德宋襄欲行霸道不與盟故伐之史記集解夏五

月宋襄公卒傷於泓故也秋楚成得臣帥師伐陳討其

貳於宋也遂取焦夷城頓而還

水經注焦引作醴

國地理志沛郡

譙郡國志汝南郡城父故屬沛春秋時曰夷南頓本頓

國此杜本

子文以為之功使為令尹叔伯曰子若國何對

曰吾以靖國也夫有大功而無貴仕其人能靖者與有幾

九月晉惠公卒懷公命無從亡人期期而不至無赦孤

突之子毛及偃從重耳在秦弗召冬懷公執狐突曰子來

則免對曰子之能仕父教之忠古之制也策名委質服

虔注云古者必先書其名于策委成之質于君然後為

臣示必成節也

史記

按此則服訓質為責責質古字通

晉語臣委質于翟之鼓韋昭注質贄也士贄以雉是韋

訓質為贄正義申杜質形體也是杜訓質為形質之質

春秋左傳卷七

五

合數家之訓則服義得之矣貳乃辟也爾雅辟舉也

今臣之子名在重耳有年數矣若又召之教之貳也父教

子貳何以事君刑之不濫君之明也臣之願也淫刑以逞

誰則無罪臣聞命矣乃殺之卜偃稱疾不出曰周書有之

乃大明服已則不明而殺人以逞

釋文本亦作呈之

不亦難乎民

不見德而惟戮是聞其何後之有十一月杞成公卒爾

譙周古史考云惠公生成公及桓公書曰子杞夷也不

書名未同盟也凡諸侯同盟歿則赴以名禮也赴以名則

亦書之不然則否辟不敏也爾雅釋樂商謂之敏釋文

敏審也高誘呂覽注審實也按辟不敏蓋辟不實耳杜

此晉公子重耳之及於難也晉人伐諸蒲城蒲城人欲

戰重耳不可曰保君父之命而享其生祿於是乎得人有
人而校罪莫大焉國李奇漢書注保恃也包咸論語注校

報也杜本

吾其奔也遂奔狄從者狐偃趙衰顛頡魏武

子司空季子國服虔云胥臣曰季也

史記集解杜取此

狄人伐唐

咎如國賈逵云赤狄之別種隗姓

同上杜取此

按玉篇唐同牆

戰國策趙皆以荻蒿苦楚唐之漢書鄒陽傳牽帷唐之

制李善文選注引韓非子曰董闕于爲上地守行石邑

山中深澗稍加唐深百仞蔡邕石經論語凡宮牆字从

土从嗇今从唐石經作唐字獲其二女叔隗季隗納諸

公子公子取季隗生伯儵

釋文儵作儵

叔劉以叔隗妻趙衰生

盾將適齊謂季隗曰待我二十五年不來而後嫁對曰我

春秋左傳話卷七

七

二十五年矣又如是而嫁則就木焉請待子處狄十二年

而行過衛衛文公不禮焉出於五鹿國賈逵云衛地

荆京

相璠曰今衛縣西北三十里有五鹿城今屬頓丘

注杜同此穆天子傳白鹿一梧桀逸出走天子乘桀黃

口焉五子丘之是曰五鹿按此則五鹿之名蓋起于

乞食於野人野人與之塊

外傳作野人舉塊而與之史記晉世家作野人盛土器中

漢書律歷志作乞食于野人野人舉由與之按說文

由璞也从土从一屈象形或从鬼是塊當依漢書作

爲正但釋文石經等

立作塊今姑仍之

公子怒欲鞭之子犯史記作曰天

賜也稽首受而載之及齊齊桓公妻之有馬二十乘國服

虔云八十四

史記集解杜取此

公子安之從者以爲不可將行

謀於桑下蠶妾在其上以告姜氏姜氏殺之國服虔云懼

孝公怒故殺之以滅口

同上杜取此

而謂公子曰子有四方

之志其聞之者吾殺之矣公子曰無之姜曰行也

禮記疏引此姜

下有氏字

懷與安實敗名公子不可姜與子犯謀醉而

遣之

石經醉上有飲之酒三字後人所增

醒以戈逐子犯及曹曹共公

誘呂覽注共公名襄昭公之子聞其駢脅

駢應作駢說文駢并脅也

晉文公駢脅論衡作比脇按晉語作駢與說文合金樓子作駢脇

廣雅脅幹謂之肋

通俗文掖下謂之脅欲觀其裸

釋文本一讀至裸字絕句

雅羸袒也羸裸字同浴薄而觀之

外傳謀其將浴設

微薄而觀之按微薄即帷薄也音義並同韋昭訓微為

蔽訓薄為迫義較迂曲又按釋文引國語云薄簾也當

春秋左傳卷七

姜

而捕魚設薄而觀之義亦同杜注木韋昭說亦訓為迫

然究不若簾字解有實據韓非子十過篇又作袒裼

觀之僖負羈之妻曰

韓非子作釐負羈史記漢書並同

吾觀晉公子之

從者皆足以相國若以相夫子

按晉語說此事云其從者皆相國也以相一人必得晉

國用彼文相方其義益明必反其國反其國必得志於

諸侯得志於諸侯而誅無禮曹其首也子盍蚤自貳焉乃

饋盤飧實璧焉公子受飧反璧及宋宋襄公贈之以馬二

十乘及鄭鄭文公亦不禮焉叔詹諫曰臣聞天之所啟人

弗及也晉公子有三焉天其或者將建諸君其禮焉男女

同姓其生不蕃

鄭元周禮注蕃蕃息也杜本晉公子姬

出也而至于今一也離外之患而天不靖晉國殆將啟之
二也有三士足以上人而從之三也晉鄭同儕

音義引舊說儕猶輩類也左傳晉鄭同儕是也按鄭元

注樂記亦同杜此注用鄭曲禮注其過子弟固將禮焉

況天之所啟乎弗聽及楚楚子饗之曰公子若反晉國則

何以報不穀對曰子女玉帛則君有之羽毛齒革則君地

生焉其波及晉國者君之餘也其何以報君曰雖然何以

報我呂覽注引作則何以報我對曰若以君之靈得反晉國晉楚治兵

遇於中原其辟君三舍賈逵云司馬法從遜不過三舍

三舍九十里也史記集解若不獲命其左執鞭弭右屬櫜鞬

以與君周旋呂覽注引作周還爾雅弭無緣者謂之弭韋昭國

語注彘矢房通俗文弓檠謂之鞬鄭元禮記注屬猶著

也杜本子玉請殺之楚子曰晉公子廣而儉高誘引作廉而儉

文而有禮其從者肅而寬忠而能力晉侯無親外內惡之

吾聞姬姓唐叔之後其後衰者也其將由晉公子乎高誘引公

子下多重耳二字按此衰字當作興字解如古訓亂為治同

與下天將興之興字互文古人往往有此文法天將興

之誰能廢之違天必有大咎乃送諸秦秦伯納女五人懷

贏與焉奉匭沃盥既而揮之說文盥澡手也春秋傳曰

奉匭沃盥鄭元儀禮注匭沃盥器也杜本按晉語韋昭

注揮灑也何承天亦云振去為揮蓋懷嬴不欲故以手

揮灑此水杜注灑也義轉迂曲怒曰秦晉匹也何以卑

我歸晉語公子欲辭司空季子子犯子餘勸取之乃歸女
而納幣且逆孔晁曰歸懷嬴更以貴妾迎之也公子懼
降服而囚歸服虔云申意於楚王伸於知己降服於懷嬴
屈於不知己本他日公享之子犯曰吾不如衰之文也
請使衰從公子賦河水韋昭國語注云河當作沔字相
似誤也按杜云逸詩誤劉炫規之是矣公賦六月趙衰
曰重耳拜賜公子降拜稽首公降一級而辭焉衰曰君稱
所以佐天子者命重耳重耳敢不拜

春秋左傳詁卷八

陽湖洪亮吉學

傳

二十四年春王正月秦伯納之不書不告人也及河子犯以璧投公子曰臣負羈紲說文羈馬絡頭也从叻从馬

二馬絆也羈或从革紲系也春秋傳臣負羈紲應劭漢官儀亦云馬曰羈服虔云一云犬羈曰紲古者行則有

犬少儀曰犬則執紲按此則紲為犬羈之證韋昭國語注從者為羈紲之僕亦云犬曰紲是矣杜注必改曰馬

羈非是從君巡於天下臣之罪甚多矣臣猶知之而況君乎請由此亡公子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禮記疏引作及國不與舅

春秋左傳詁卷八

氏同有如水投其璧于河濟河圍令狐入桑泉取白衰京相璠曰春秋土地名桑泉白衰並在解東南

水經注郡國志河東郡解有桑泉城白城按杜注云桑泉在解縣西解縣東南有白城張華博物記曰白季邑解縣西

北今考解州西北三十里已至臨晉縣界解故城在臨晉東南則距解州界當不甚遠白城在州西北雖不言

里數然尙在故縣東南可知京杜言白城在解縣東南之說為諦博物記非也二月甲午晉師軍于廬柳秦伯

使公子縶如晉師師退軍于郇說文郇周武王子所封國在晉地從邑句聲讀若泓按索隱云周文王子又云

郇音苟又音環疑有誤服虔云郇國在解縣東郇瑕氏

之墟也水經注按蒲州圖經郇城在猗氏縣西南正漢解

縣之東杜注云在西北非也辛丑狐偃及秦晉之大夫

盟于郇壬寅公子入于晉師丙午入于曲沃丁未朝于武

宮國賈逵云文公之祖武公廟史記集解杜取此戊申使殺懷公

于高梁不書亦不告也呂卻畏偏將焚公宮而弑晉侯寺

人披寺本又作侍請見公使讓之且辭焉曰蒲城之役君命一

宿女卽至其後余從狄君以田涓濱韓非子作惠實女爲惠公來

求殺余命女三宿女中宿至雖有君命何其速也夫祛猶

在女其行乎對曰臣謂君之入也其知之矣若猶未也又

將及難君命無二古之制也除君之惡惟力是視蒲人狄

人余何有焉今君卽位其無蒲狄乎齊桓公置射鉤而使

春秋左傳卷八

管仲相君若易之何辱命焉行者甚眾釋文一本作其豈惟刑

公見之以難告三月晉侯潛會秦伯于王城國志左

馮翊臨晉有王城杜同此按今本杜注脫去惟史記索隱

引左傳有之己丑晦公宮火瑕甥卻芮不獲公按呂

甥蓋食采于瑕故又稱瑕甥郡國志河東郡解有瑕城

乃如河上秦伯誘而殺之晉侯逆夫人嬴氏以歸服虔

云繆公女史記集解秦伯送衛於晉三千人國高誘淮南王

書注衛猶護助也韓非子云穆公以疇騎三千輔公子

重耳入之于晉卽指此事實紀綱之僕初晉侯之豎頭

須守臧者也國顏師古禮樂志注古書懷藏之事本皆作

臧徐鉉曰漢書通用臧字从草後人所加今諸刊本並

作藏此依釋文石經改正下並同其出也竊臧以逃

韓詩外傳晉文公亡過曹里須臾從因盜重耳資而亡

校杜注頭須一曰里臆須即本此盡用以求納之及入

求見公辭焉以沐謂僕人曰沐則心覆心覆則圖反宜吾

不得見也居者為社稷之守行者為羈紲之僕其亦可也

何必罪居者國君而讎匹夫懼者甚眾矣釋文甚本僕人

以告公遽見之狄人歸季隗于晉而請其二子文公妻

趙衰生原同屏括樓嬰趙姬請逆盾與其母子餘辭姬曰

得寵而忘舊何以使人必逆之固請許之來以盾為才固

請于公以為嫡子而使其三子下之以叔隗為內子而已

下之晉侯賞從亡者介之推大戴禮作介由之推不言祿祿亦弗

及推曰獻公之子九人惟君在矣惠懷無親外內棄之天

未絕晉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君而誰天實置之史記置作闕

而二三子以為己力不亦誣乎竊人之財猶謂之盜況貪

天之功以為己力乎下義史記作冒其罪上賞其姦上下相蒙

服虔云蒙欺也史記集解杜取此難與處矣其母曰盍亦求

之以死誰懟對曰尤而效之罪又甚焉且出怨言不食其

食史記作祿其母曰亦使知之若何對曰言身之文也身將隱

焉用文之史記下重文之二字是求顯也其母曰能如是乎與女偕

隱詩毛傳偕俱也杜本此遂隱而死晉侯求之不獲以縣

上為之田賈逵云縣上晉地上郡國志太原郡界休有

縣上聚杜同曰以志吾過且旌善人賈逵云旌表也

春秋左傳說卷八 三

同上杜

取此 鄭之入滑也滑人聽命師還又即衛鄭公子士

泄堵俞彌帥師伐滑閼校岳本以公子士絕句二十年注

公子士鄭文公子泄堵寇鄭大夫此注云堵俞彌鄭大

夫者泄姓見前不須更舉也从岳本為是王使伯服游

孫伯如鄭請滑閼賈逵云二子周大夫

同上杜 校史記鄭

世家作伯犗索隱云犗音服今攷後漢書皇甫嵩傳董

卓謂嵩曰義真犗未乎注云犗音服說文曰犗牛乘馬

鄭伯怨惠王之入而不與厲公爵也閼服虔云惠王以后

之鞶鑑與鄭厲公而獨與號公王爵同上又怨襄王之與

衛滑也閼賈逵云滑小國近鄭世世服而更違叛鄭師伐

之聽命後自愬于王王以與衛同上故不聽王命而執二

春秋左傳詁卷八

四

子釋文一本二字上王怒將以狄伐鄭富辰諫曰不可臣

聞之大上以德撫民其次親親以相及也閼鄭元禮記注

以太上為帝皇之世其次謂三王以來校此亦當同昔

周公弔二叔之不咸閼鄭眾賈逵皆以二叔為管叔蔡叔

傷其不和睦而流言作亂故封建親戚鄭元詩箋亦然

本賈逵云二叔管蔡詩疏詩毛傳弔傷也鄭箋咸同也校

二叔馬融以為夏殷叔世杜注蓋用馬說今攷晉書秦

秀傳周公弔二季之陵遲秀與杜預同時蓋亦主馬說

然究以鄭賈義為長故封建親戚閼小爾雅廣詁咸近

也以蕃屏周管蔡邲霍王符論魯衛毛聘鄆雍京相

璠曰今河內山陽西有故雍城水經郡國志山陽邑有

雍城杜同曹滕畢原鄭郇說文鄭周文王所都在京

兆杜陵西南郇周武王子所封國在晉地地理志郇作

桐核周武王子武字蓋文字之誤文之昭也郇京相

璠曰今野王西北三十里有故郇城郇臺是也水經郡

國志河內郡野王有邗城杜同晉應鞞郡國志河東

郡河北有韓城潁川郡父城有應鄉杜同武之穆也凡

蔣邢茅胙祭郡國志汝南郡期思有蔣鄉故蔣國高平

侯國有茅鄉城東郡燕有胙城故胙國王符論作茆胙

京相璠曰今高平縣西三十里有故茅鄉者也杜並周

公之允也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服虔云穆公召康公

十六世孫然康公與成王同時穆公與厲王並世而世

春秋左傳詩卷八

五

數不同者生子有早晚壽命有短長故也詩又云召穆

公王卿士同爾雅類善也杜本故糾合宗族于成周而

作詩韋昭國語注糾收也杜本曰常棣之華鄂不韡韡

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其四章曰兄弟鬩于牆外禦其侮詩

詩毛傳鬩很也按杜注云訟爭兒乃隨文生訓究當從

毛傳本訓為是如是則兄弟雖有小忿不廢懿親爾

雅懿美也杜本今天子不忍小忿以棄鄭親其若之何

庸勲親親暱近尊賢德之大者也詩毛傳庸用也孫炎

爾雅注暱親近也杜本即聾從味與頑用器姦之大者

也弃德崇姦禍之大者也詩廣雅崇聚也杜本鄭有平惠

之勲又有厲宣之親詩服虔云母弟詩疏杜棄嬖寵而用

晉書地道記晉太康地志云坎埆聚在鞏西核杜注云

在縣東蓋承京服之舊實則聚在縣西南也國人納之

秋頹叔桃子奉大叔以狄師伐周大敗周師獲周公忌父

原伯毛伯富辰王出適鄭處於汜鄭郡國志潁川郡襄城

有汜城杜同按史記高祖本紀度兵汜水正義云汜音

祀在成臯故城東今土人尚呼為汜祀水與此自別太

叔以隗后居于温 鄭子華之弟子臧出奔宋好聚鵠冠

鵠惠棟曰鵠一作述知天文者冠之述或作就顏師古

以為子臧好與術士游然按下文服之不衷則不必如

顏說也鄭伯聞而惡之使盜誘之八月盜殺之于陳宋

之間君子曰服之不衷身之災也詩曰彼其之子不稱其

春秋左傳註卷八

七

服子臧之服釋文之服一本作之及不稱也夫詩曰自詒伊戚爾

雅詒遺也廣雅感憂也杜本其子臧之謂矣夏書曰地

平天成稱也 宋及楚平宋成公如楚還入於鄭鄭伯將

享之問禮於皇武子對曰宋先代之後也於周為客天子

有事膳焉鄭五經異義宗廟之肉名曰膳釋文周禮又作

籩字音義同按說文籩宗廟火熟肉从肉从爨番聲廣

雅籩肉也春秋傳曰天子有事膳焉以饋諸侯同姓今

攷異姓惟二王後得與賜有喪拜焉豐厚可也鄭伯從

之享宋公有加禮也 冬王使來告難曰不穀不德得罪

于母之寵子帶鄙在鄭地汜敢告叔父鄭按洧化本無弟

字今从刪去按五年會于首止傳文孔氏正義引此作

得罪于母氏則弟字當爲氏字之誤也臧文仲對曰天子蒙塵于外敢不奔問官守王使簡師父告于晉使左鄢父告于秦天子無出書曰天王出居于鄭辟母弟之難也天子凶服降名禮也鄭伯與孔將鉏石甲父侯宣多韻引作甲石父按甲在石上此傳寫之誤何焯以爲古本如是惠氏校本輒據之非也省視官具于汜而後聽其私政禮也戰國策曰天子巡守諸侯辟舍納筦鍵攝衽抱几視膳于堂下天子已食而退聽朝也按鄭伯蓋行是禮衛人將伐邢禮至曰不得其守國不可得也我請昆弟仕焉乃往得仕

二十五年春衛人伐邢二禮從國子巡城掖以赴外殺之

春秋左傳卷八

八

搯說文掖以手持人臂投地也按杜無注故采說文補

之釋文稱許慎作以手持人臂曰掖無投地二字今本說文有之今考掖無投地之義惟此傳掖以赴外可從

此訓疑說文本因春秋傳此文爲訓也詩衡門正義引

傳作持以赴外謂持其臂而投之城外也正月丙午衛

侯燬滅邢同姓也故名禮至爲銘曰余掖殺國子莫余敢

止 秦伯師于河上將納王狐偃言於晉侯曰求諸侯莫

如勤王諸侯信之且大義也繼文之業而信宣於諸侯今

爲可矣使卜偃卜之曰吉遇黃帝戰于阪泉之兆服虔

云阪泉地名史記集解公曰吾不堪也對曰周禮未改今之

王古之帝也公曰筮之筮之遇大有三三之睽三三曰吉

遇公用享于天子之卦戰克而王饗吉孰大焉且是卦也
天爲澤以當日天子降心以逆公不亦可乎大有去睽而
復亦其所也晉侯辭秦師而下三月甲辰次于陽樊晉服

虔云陽樊周地陽邑名也樊仲山之所居故曰陽樊
上同

右師圍溫左師逆王 夏四月丁巳王入于王城取大叔

于溫殺之于隰城京相璠曰隰城在懷縣西南
水經郡

國志河內郡懷有隰城戊午晉侯朝王王享醴釋文及石經饗

作享宋本亦命之宥晉語作侑按宥與右同說文及字書右

助也鄭元周禮注右讀爲侑侑勸尸食而拜是右亦有

勸意杜蓋本此下二十八年傳卽作侑知右宥侑古字

皆通也請隧弗許說文隧兩阜之間也賈逵周詔注

春秋左傳詁卷八

九

闕地通路曰隧杜取此曰王章也周官冢人以度爲丘

隧鄭元注隧羨道也正義云天子有隧道諸侯以下有

羨道隧道則上有負土羨道則無負土按隧則闕地通

路惟天子始克爲之故云王章若羨卽不過築墓道使

通間隙何以知之鄭注考工記玉人云羨猶延也爾雅

延間也郭璞注以爲間隙是矣羨道亦可容人史記衛

世家共伯入釐侯羨自殺可知諸侯有羨道矣蓋隧道

寬羨道窄一有負土一無負土鄭注訓隧羨道爲一似

誤未有代德而有二王周書芮良夫曰觀天下有土

之君厥德不遠罔有代德按代德二字始見此亦叔父

之所惡也真之陽樊温原攢茅之田攢譚刊本郡國志

河內郡軹有原鄉修武故南陽有陽樊攢茅田晉於是

始啓南陽馬融曰晉地自朝歌以北至中山為東陽朝

歌以南至軹為南陽水經注陽樊不服圍之倉葛呼曰

德以柔中國刑以威四夷吾不敢服也此誰非王之親

姻其俘之也乃出其民秋秦晉伐都按都在秦楚界

上與晉地縣隔且晉文方啓南陽圍樊圍原何暇會秦

遠伐小國傳中無一語及晉可見晉字為衍文杜注云

不復言晉秦為兵主此亦曲為之解楚鬪克屈禦寇以

申息之師戍商密秦人過析隈郡國志南陽郡丹水有

章密鄉析故楚白羽邑杜本說文隈水曲高誘淮南王

書注隈曲深處也杜注畧同入而係輿人以圍商密昏而傳

春秋左傳詁卷八

十

焉宵坎血加書偽與子儀子邊盟者商密人懼曰秦取析

突戍人反矣乃降秦師秦師囚諸本皆誤作囚申公子儀

息公子邊以歸楚令尹子玉追秦師弗及遂圍陳納頓子

于頓冬晉侯圍原命三日之糧原不降命去之謀出

說文謀軍中反問也杜本曰原將降矣軍吏曰請待之

公曰信國之寶也民之所庇也得原失信何以庇之所亡

滋多退一舍而原降遷原伯貫于冀趙衰為原大夫狐漆

為温大夫衛人平莒于我十二月盟于洮修衛文公之

好且及莒平也晉侯問原守於寺人勃鞞後漢書宦

者傳曰其能者則勃鞞管蘇有功于楚晉注云勃鞞即

寺人披一名勃鞞字伯楚李善文選注以勃鞞為履鞞

對曰昔趙衰以壺飧從徑

釋文以從字絕句蓋從劉炫規過

高誘淮南

王書注徑行也此社本

韓非子曰箕鄭挈壺飧而從餒而

弗食故使處原

二十六年春王正月公會莒茲平公甯莊子盟于向尋洮

之盟也 齊師侵我西鄙討是二盟也 夏齊孝公伐我

北鄙衛人伐齊洮之盟故也公使展喜犒師師外傳作禽

乙喜以膏沐犒服虔云以師枯槁故餽之飲食勞苦謂

之勞也水經注說文無犒字惠棟云謹按禮記犒非古字

古文作彙或作槁張揖撰廣雅始从牛旁高洪氏隸續

載漢碑有勞醕之語醕與犒同公羊注云牛酒曰犒故

其字一从牛一从酉漢隸皆然非古文也周禮小行人

春秋左傳詁卷八

十一

云若國師役則令槁禴之注云故書槁為藁鄭司農云

藁當為槁謂犒師也先鄭不言字誤明古犒字本作

或作槁與服子慎枯槁之說合張有復古編云犒餉也

从金高別作犒非五經文字注勞師借犒字為之按說

文鎬温器也以鎬為犒勞字無據使受命于展禽高

誘淮南注柳下惠魯大夫展無佞之子名獲字禽家有

大柳樹因號柳下惠藝文類聚作許慎注佞即駭古字同齊侯

未入竟展喜從之曰寡君聞君親舉玉趾將辱於敝邑使

下臣犒執事齊侯曰魯人恐乎對曰小人恐矣文選注作小

君子則否齊侯曰室如懸磬服虔云言宮室皆發撤椽

椽在如縣磬孔晁曰縣磬但有柄無覆本按韋昭國語

注卽用服義野無青草何恃而不恐對曰恃先王之命昔周公大股肱周室夾輔成王成王勞之而賜之盟曰世世子孫無相害也載在盟府大師職之爾雅職主也

杜本此按吾友武進士億云師當作史聲之誤也杜注非

桓公是以糾合諸侯而謀其不協彌縫其闕而匡救其災

昭舊職也及君卽位諸侯之望曰其率桓之功爾雅率

循也杜本此我敝邑用不敢保聚石經用下增是字曰豈其嗣世

九年而奔命廢職其若先君何君必不然恃此以不恐齊

侯乃還東門襄仲臧文仲如楚乞師臧孫見子玉而道

之伐齊宋以其不臣也夔子不祀祝融與鬻熊潛夫論作鬻熊

爾服虔云夔楚熊渠之孫熊摯之後夔在巫山之陽祗

歸鄉史記集解楚人讓之對曰我先王熊摯有疾鬼神弗赦

而自竄于夔吾是以失楚又何祀焉爾謹周古史考熊

卒子熊翔立卒長子摯有疾少子熊延立史記索隱按熊延

卽楚之先也故夔子以爲失楚秋楚成得臣鬬宜申帥

師滅夔以夔子歸宋以其善於晉侯也叛楚卽晉冬楚

令尹子玉司馬子西帥師伐宋圍緡公以楚師伐齊取穀

凡師能左右之曰以爾正義以之於言所涉甚多劉賈許

穎既不守側爲斷又不能盡通諸以惟雜取晉人執季

孫以歸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尹氏毛伯以王子朝

奔楚隨示以義數事而已又云諸稱以皆小以大下以

上非其宜也本疏寘桓公子雍於穀易牙奉之以爲魯援

楚申公叔侯戍之桓公之子七人爲七大夫於楚

二十七年春杞桓公來朝用夷禮故曰子公卑杞杞不共

也夏齊孝公卒有齊怨不廢喪紀禮也秋入杞責禮

也釋文責禮本或作責無禮非按消化本已下皆作責無禮今從釋文石經刪定楚子將圍宋

使子文治兵於睽終朝而畢不戮一人子玉復治兵於蔿

終日而畢鞭七人貫三人耳按說文朕字云軍法以矢

貫耳也从耳从矢司馬法曰小罪朕中罪別大罪到正

義所解非是國老皆賀子文子文飲之酒爲賈尙幼

按高誘淮南王書注云孫叔敖楚大夫遠賈伯盈子今

攷下傳作伯贏薏薦盈贏古字通廣雅幼少也杜本又

按賈蓋食邑于蔿故以爲氏傳上云治兵于蔿杜注蔿

春秋左傳卷八

十三

楚地是也後至不賀子文問之對曰不知所賀子之傳

政於子玉曰以靖國也靖諸內而敗諸外所獲幾何子玉

之敗子之舉也舉以敗國將何賀焉子玉剛而無禮不可

以治民過三百乘其不能以入矣苟入而賀何後之有

冬楚子及諸侯圍宋宋公孫固如晉告急先軫曰報施救

患取威定霸於是乎在矣狐偃曰楚始得曹而新婚於衛

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齊宋免矣於是乎蒐于被廬作三

軍王肅云始復成國之禮半周軍也史記集解杜本此謀元帥

趙衰曰卻縠可臣亟聞其言矣說禮樂而敦詩書詩書義

之府也禮樂德之則也德義利之本也夏書曰賦納以言

明試以功車服以庸君其試之古本作敷納以言明庶

以功敷作賦庶作試師授不同古字改易耳杜本馬融

尚書注庸功也疏本乃使卻縠將中軍卻縠漆佐之使狐偃

將上軍讓於狐毛而佐之命趙衰為卿讓於欒枝先軫使

欒枝將下軍先軫佐之節賈逵云欒枝欒賓之孫韋昭國

語注欒共子之子同上杜荀林父御戎節世本晉大夫

逝邀生桓伯林父魏驪為右節按說文有雙字無驪字

張有復古編云俗作雙非五經文字反云作雙訛非矣

晉侯始入而教其民二年欲用之子犯曰民未知義未安

其居於是乎出定襄王入務利民民懷生矣將用之子犯

曰民未知信未宣其用於是乎伐原以示之信民易資者

不求豐焉明徵其辭公曰可矣乎子犯曰民未知禮未生

其其於是乎大蒐以示之禮作執秩以正其官民聽不惑

而後用之出穀成釋宋圍一戰而霸文之教也

二十八年春晉侯將伐曹假道於衛衛人弗許還自南河

濟節服虔云南河濟南之東南流河也史記水經注河水

又逕東燕縣故城河水于是有棘津之名又謂之石濟

故南津也春秋僖公二十八年還自南河濟即此侵曹

伐衛正月戊申取五鹿二月晉卻縠卒原軫將中軍胥臣

佐下軍節服虔云胥臣白季也同上杜上德也晉侯齊侯

盟于斂孟衛侯請盟晉人弗許衛侯欲與楚國人不欲故

出其君以說于晉衛侯出居于襄牛節服虔云襄牛衛地

也同上杜公子買成衛楚人救衛不克公懼於晉殺子

取此

叢以說焉。按上言公子買下言子叢則子叢自係買之

字正義以為或字相近而謬非也說文說說釋也請楚

人曰石經宋本並無不卒戍也。晉侯圍曹門焉多死曹

人戶諸城上晉侯患之聽與人之謀曰稱舍於墓正義諫

字或作誦。鄭元周禮注與眾也杜本師遷焉曹人兇懼。說文

兇擾恐也春秋傳曰曹人兇懼按荀子天論篇君子不

為小人匈匈也輟行楊倞注曰匈匈喧譁之聲為其所

得者棺而出之因其兇也而攻之三月丙午入曹數之以

其不用倍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也且曰獻狀按外傳

云文公誅觀狀獻狀觀狀也令無入倍負羈之宮而免

其族報施也魏犇顛頡怒曰勞之不圖報於何有熒倍負

春秋左傳語參入

十五

鞞氏。說文熒燒也春秋傳曰熒倍負羈魏犇傷於匈鞞

說文匈膺也从勺凶聲又作匈復古編云俗作胸匈非

按唐石經昭二十七年傳鉞交于匈初刻正作匈字今

據改公欲殺之而愛其材使問且視之病將殺之魏犇

束匈見使者曰以君之靈不有寧也。惠棟云劉炫規過

以傷為寧不有寧謂不有損傷古人多反語如甘為苦

治為亂皆是以傷為寧亦有理距躍三百曲踊三百曲

廣雅躍踊皆跳也按杜注百猶勵也無此義訓今攷百

迫古字通廣雅迫急也蓋皆言其急遽無序耳又應劭

風俗通涉始於足足率長十寸十寸則尺躍三尺法天

地人再躍則涉三百或當作三尺古人跳躍之法如此

耳乃舍之殺顛頡以徇于師商子賞刑篇晉文公將欲明刑顛頡後至請其罪君曰用事焉吏遂斷顛頡之脊以殉晉國之士稽焉皆懼曰顛頡之有寵也斷以殉況於我乎立舟之僑以爲戎右宋人使門尹般如晉師告急外傳般作班公曰宋人告急舍之則絕告楚不許我欲戰矣齊秦未可若之何先軫曰使宋舍我而輅齊秦藉之告楚我執曹君而分曹衛之田以賜宋人楚愛曹衛必不許也喜賂怒頑能無戰乎公說執曹伯分曹衛之田以與宋人楚子入居于申使申叔去穀使子玉去宋曰無從晉師晉侯在外十九年矣按史記晉世家重耳出亡時年四十三凡十九歲而得入年六十二而杜注則本晉語言

春秋左傳語卷八

十一

晉侯生十七年而亡十九年而反凡三十六年至此四十矣今攷夷吾爲重耳之弟夷吾之子圉以僖十七年出質于秦秦卽妻之至小亦當年十五六自僖十七年至二十八年又及十二年則懷公此時若在亦當年近三十安得重耳爲其伯父年止四十也明重耳之年當以晉世家爲實晉語及杜並非也況昭十三年叔向言文公生十七年有士五人是文公生十七年卽能得士非卽以是年出亡也杜又確指戰城濮之年謂文公年正四十可云鑿而妄而果得晉國險阻艱難備嘗之矣民之情僞盡知之矣天假之年按云天假之年益可知文公此時年齒必非壯盛而除其害天之所置其可廢

乎軍志曰允當則歸又曰知難而退又曰有德不可敵此
三志者晉之謂矣子玉使伯棼請戰曰非敢必有功也願
以間執讒慝之口

服虔云子玉非敢求有大功但欲執
為賈讒慝之口謂子玉過三百乘不能入

同按釋文引
韓詩執服也此間執義亦同杜注非也王怒少與之師

惟西廣東宮與若敖之六卒實從之子玉使宛春告於晉

師曰

唐石經初刻師作
侯後改師从定本賈逵云楚大夫上請復衛侯而

封曹臣亦釋宋之圍子犯曰子玉無禮哉君取一臣取二

不可失矣先軫曰子與之定人之謂禮楚一言而定三國

我一言而亡之我則無禮何以戰乎不許楚言是弃宋也

救而弃之謂諸侯何楚有三施我有三怨怨讎已多將何

以戰不如私許復曹衛以攜之

韋昭國語注攜離也
杜

此執宛春以怒楚既戰而後圖之公說乃拘宛春於衛

且私許復曹衛曹衛告絕於楚子玉怒從晉師晉師退軍

吏曰以君辟臣辱也且楚師老矣何故退子犯曰師直為

壯曲為老豈在久乎微楚之惠不及此退三舍辟之所以

報也背惠食言

孫炎爾雅注食言之偽也
六年等並同

以亢其讎

廣雅亢當也
杜本我曲楚直其眾素飽不可

謂老我退而楚還我將何求若其不還君退臣犯曲在彼
矣退三舍楚眾欲止子玉不可夏四月戊辰晉侯宋公齊
國歸父崔夭秦小子憇次于城濮楚師背鄗而舍晉侯患
之聽輿人之誦曰原田每每說文母草盛上出也徐鉉

等按左傳原田毋母今別作毋非廣雅臞肥也臞通
作每按每每亦當謂田之肥美杜注似采說文而以爲

喻晉君之美盛則失之舍其舊而新是謀公疑焉子犯
曰戰也戰而捷必得諸侯若其不捷表裏山河必無害也
公曰若楚惠何欒貞子曰漢陽諸姬楚實盡之思小惠而
忘大恥不如戰也晉侯夢與楚子搏楚子伏已而盥其腦

盥服虔云如俗語相罵云甦汝腦

本疏杜取此

說文鬮頭髓

也从匕匕相匕箸也考工記工人處于剗剗同移匕字

在右耳俗作腦非論衡卜筮篇云晉文公與楚子戰夢
與成王搏成王在上而盥其腦占曰凶咎犯曰吉君得
天楚伏其罪盥君之腦者柔之也按或以伏字絕句者

非是以懼子犯曰吉我得天楚伏其罪吾且柔之矣子

玉使鬮勃請戰曰請與君之士戲君馮軾而觀之得臣與
鬮曰焉鬮鄭元禮記注寓寄也

杜本此

晉侯使欒枝對曰寡

君聞命矣楚君之惠未之敢忘是以在此爲大夫退其敢
當君乎既不獲命矣敢煩大夫謂二三子戒爾車乘敬爾
君事詰朝將見晉車七百乘鞞鞞鞞鞞鞞說文鞞著掖鞞

也鞞引軸也鞞頸鞞也廣雅馬鞞謂之脅說文絆馬繫

也釋文鞞一云繫也毛傳繫絆也鞞絆字同按陸德明

引說文云鞞軸也鞞頸皮也皆與今本說文小異惠棟

云鞞古文以爲顯故傳作鞞从古文省晉侯登有莘之

虛以觀師曰少長有禮其可用也遂伐其木以益其兵已

已晉師陳于莘北胥臣以下軍之佐當陳蔡子玉以若敖之六卒將中軍曰今日必無晉矣子西將左子上將右胥臣蒙馬以虎皮先犯陳蔡陳蔡奔楚右師潰狐毛設二旆而退之欒枝使輿曳柴而僞遁楚師馳之原軫卻溱以中軍公族橫擊之狐毛狐偃以上軍夾攻子西楚左師潰楚師敗績子玉收其卒而止故不敗晉師三日館穀及癸酉而還甲午至于衡雍外傳作衡離水經注同 郡國志河南郡卷有垣雍城道元云史記所記韓獻秦垣雍是也杜本作王 宮于踐土 服虔云既敗楚師襄王自往臨踐土賜命晉侯晉侯聞而爲之作宮史記集解 鄉役之三月 說文鄉不

春秋左傳註卷八

九

義並通釋文云鄉亦作曷鄭伯如楚致其師爲楚師既敗而懼使子人九行成于晉晉欒枝入盟鄭伯五月丙午晉侯及鄭伯盟于衡雍丁未獻楚俘于王駟介百乘徒兵千鄭伯傅王用平禮也 服虔云駟介駟馬被甲也徒兵步卒也 上廣雅傳相也 杜取 己酉王享醴命晉侯宥王命尹氏及王子虎 賈逵云周大夫 上內史叔興父 鄭眾內史注引春秋傳作內史興父 策命晉侯爲侯伯 鄭司農云策謂以簡策書王命 上賜之大輅之服戎輅之服彤弓一彤矢百 旅弓矢千 賈逵云大輅金輅彤弓赤旅弓黑也諸侯賜弓矢然後征伐 同 服虔云矢千則弓十 詩 韋昭國語注 及袁紹傳注引左傳並作旅弓十旅矢千 梭石經旅弓

弓字下旁增十字茲字當是別本有之後人據以增入然攷服注云云則是本無十茲二字矣今仍從舊本不敢據增和鬯一亩虎賁三百人鬯買達云和黑黍鬯香

酒也所以降神貞器名諸侯賜圭瓚然後為鬯天子卒

曰虎賁史記集解曰王謂叔父敬服王命以綏四國糾逃王

慝孔安國書傳逃遠也杜本衛鞅碑云糾剔王慝惠棟

曰按魯頌狄彼東南鄭箋云狄當為剔剔治也逃與狄

同古汝楚邊又與剔通故或訓為遠或訓為治此傳當

從古文作邊訓為治晉侯三辭從命曰重耳敢再拜稽

首奉揚天子之不顯休命鬯賈逵云稽首首至地上同孔安

國書傳丕大也休美也杜取受策以出出入三覲衛

春秋左傳詁林

二十

侯聞楚師敗懼出奔楚遂適陳使元咺奉叔武以受盟癸

亥王子虎盟諸侯于王庭鬯服虔云王庭踐土也同上杜取此

要言曰皆獎王室無相害也有渝此盟明神殛之鬯韋昭

國語注獎成也虔翻易注渝變也爾雅殛誅也杜本俾

隊其師無克祚國鬯詩毛傳俾使也高誘淮南王書注隊

隕也爾雅克能也杜本及而元孫諸刊本而誤無有老

幼君子謂是盟也信謂晉於是役也能以德攻初楚子

玉自為瓊弁玉纓鬯釋文弁本又作玼說文璿美玉也春

秋傳曰璿弁玉纓按說文璿美玉也瓊赤玉也毛傳云

瓊玉之美者則瓊亦玉之總名故左傳亦轉作瓊張衡

集引作璿弁玉纓與說文同辭綜曰弁馬冠也又髦以

璿玉作之纓馬鞅以玉飾之服虔云謂馬飾禮記疏未之

服也先戰夢河神謂已曰畀余余賜女孟諸之麋地理志

志梁國睢陽盟諸澤在東北青州數校禹貢作孟豬正

義曰左傳爾雅作孟諸周禮作望諸聲轉字異正是一

地也詩毛傳水草交謂之麋杜本弗致也大心與子西

使榮黃諫弗聽榮季曰死而利國猶或為之況瓊玉乎是

冀土也而可以濟師將何愛焉弗聽出告二子曰非神敗

令尹令尹其不勤民實自敗也既敗王使謂之曰大夫若

入其若申息之老何子西孫伯曰得臣將死二臣止之曰

君其將以為戮及連穀而死晉侯聞之而後喜可知也曰

莫余毒也已為呂臣實為令尹奉已而已不在民矣 或

春秋左傳詩卷八

主

訴元暉於衛侯曰鬲姓纂其先食采於元因氏焉今元城

是也立叔武矣其子角從公公使殺之暉不廢命奉夷

叔以入守鬲諡法克殺秉政曰夷又安心好靜曰夷六月

晉人復衛侯甯武子與衛人盟于宛濮水經注京相璠

曰衛地也水經注地理志陳留郡封丘濮渠水首受沛東

北至都關入羊里水道元云濮渠側有漆城或亦謂之

宛濮亭曰天禍衛國君臣不協以及此憂也今天誘其

衷韜韜章昭國語注衷中也杜本使皆降心以相從也不有

居者誰守社稷不有行者誰扞牧圉韜高誘淮南王書注

牧圍養馬者杜本不協之故用昭乞盟于爾大神以誘

天衷自今日以往既盟之後行者無保其力居者無懼其

罪有渝此盟以相及也明神先君是糾是殛國人聞此盟也而後不貳衛侯先期入甯子先長牂守門以爲使也與

之乘而入公子歆犬華仲前驅叔武將沐聞君至諸刊本君誤作

公今改正喜捉髮走出說文捉搯也一曰握也廣雅捉持也

前驅射而殺之公知其無罪也枕之股而哭之歆犬走出

公使殺之元咺出奔晉城濮之戰晉中軍風于澤亡大

旆之左旆爾雅繼旆曰旆周禮通帛爲旟此本祁瞞奸

命司馬殺之以徇于諸侯使茅茷代之師還壬午濟河舟

之僑先歸士會攝右秋七月丙申振旅愷以入于晉按

釋文曰旅凱劉逵吳都賦注引此正作旅凱今石經及

諸刊本並作愷蓋一本作愷也周禮王師大獻則令奏

凱樂鄭注引傳振旅愷以入于晉正義愷樂獻功之樂

者則晉之振旅愷是也夏官愷樂獻于社鄭司農引春

秋傳曰振旅愷以入于晉是作愷相承已久今仍之獻

俘受馘飲至大賞徵會討貳殺舟之僑以徇于國民於是

大服君子謂文公其能刑矣三罪而民服詩云惠此中國

以綏四方不失賞刑之謂也冬會于温討不服也衛侯

與元咺訟甯武子爲輔鍼莊子爲坐按廣韻箴字注引

風俗通曰有衛大夫箴莊子今攷宣四年箴尹克黃定

四年鍼尹固是箴鍼古字通李善文選注箴古針字士

榮爲大夫鄭元周禮注引作大理鄭眾云士謂主斷刑之官周禮

衛侯不勝殺士榮別鍼莊子謂甯俞忠而免之執衛侯歸

之于京師寘諸深室國惠棟曰荀卿子云公侯失禮則幽

故寘諸深室甯子職納橐餽馬國爾雅橐囊也說文方

言饋廩也杜本按橐祇可置食物杜增一字曰衣囊恐

非元咥歸于衛立公子瑕是會也晉侯召王以諸侯

見且使王狩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書曰天王狩

于河陽言非其地也且明德也壬申公朝于王所丁丑

諸侯圍許晉侯有疾曹伯之豎侯獯貨釜史使曰以曹為

解齊桓公為會而封異姓今君為會而滅同姓曹叔振鐸

文之昭也先君唐叔武之穆也且合諸侯而滅兄弟非禮

也與衛偕命而不與偕復非信也同罪異罰非刑也禮以

行義信以守禮刑以正邪舍此三者君將若之何公說復

春秋左傳說卷八

重

曹伯遂會諸侯于許晉侯作三行以禦狄國服虔云辟天

子六軍故謂之三行史記荀林父將中行屠擊將右行

先蔑將左行國史記作先穀將右行按獻公時已有左右

行至此復立中行

二十九年春介葛盧來朝舍于昌衍之上國史記孔子生

魯昌平鄉陬邑索隱云昌平鄉號杜本公在會饋之芻

米禮也夏公會王子虎晉狐偃宋公孫固齊國歸父陳

轅濤塗秦小子懲盟于翟泉尋踐土之盟且謀伐鄭也卿

不書罪之也在禮卿不會公侯會伯子男可也秋大雨

雹為災也冬介葛盧來以未見公故復來朝禮之加燕

好介葛盧聞牛鳴曰是生三犧皆用之矣張湛列子注引傳云是生四子

盡爲犧矣鄭司農周禮注又引作是生三犧皆用矣

其音云問之而信賈逵云言

八律之音聽鳥獸之鳴則知其嗜欲生死可知伯益明

是術故堯舜使掌朕虞周失其道又官在四夷周禮疏

三十年春晉人侵鄭以觀其可攻與否狄問晉之有鄭虞

也夏狄侵齊 晉侯使醫衍酖衛侯甯俞貨醫使薄其酖

不死公爲之請納玉于王與晉侯皆十穀爾雅雙玉曰

珏說文二玉相合爲一珏珏或从鼓杜本此王許之秋乃

釋衛侯 衛侯使賂周欽治厘說文欽讀若車軛古

今字詁曰厘古勤字也俗本誤作厘苟能納我吾使爾

爲卿周治殺元咺及子適子儀公入祀先君周治既服將

命周欽先入及門遇疾而死治塵辭卿 九月甲午晉侯

春秋左傳卷八

十四

秦伯圍鄭以其無禮於晉且貳於楚也晉軍函陵按函

陵在今河南新鄭縣北十三里與東汜水甚近歲壬子

及丙辰余出使兩過其地狹長如土衛且旋轉屈曲若

行書函中與闡鄉函谷關無異益信古人命名之諦也

秦軍汜南水經注所謂東汜者也佚之狐言於鄭伯曰

國危矣若使燭之武見秦君水經注洧水下七里溝水

又南歷燭城西卽鄭大夫燭之武之邑也按此以邑名

爲氏然春秋時氏燭者實不止一人齊景公時有燭雛

見說苑吳有燭庸晉有燭過見子華子師必退公從之

辭曰臣之壯也猶不如人今老矣無能爲也已公曰吾不

能早用子今急而求子是寡人之過也然鄭亡子亦有不

利焉許之夜絕而出圖廣雅絕索也餘見襄十九年傳見

秦伯曰秦晉圍鄭既知亡矣若亡鄭而有益於君敢以

煩執事越國以鄙遠君知其難也焉用亡鄭以陪鄰諸刊本誤

傳今从石經未本改正圖廣雅陪益也杜本按新序引傳亦作陪鄰

之厚君之薄也若舍鄭以為東道主史記作東道交行李之往來

圖賈逵云理吏也小行人也本按今本作李古字同杜

此注及襄八年昭十三年注並取賈說共其乏困君亦

無所害且君嘗為晉君賜矣許君焦瑕圖京相璠曰今河

東解縣西南五里有故瑕城按焦城在今陝州南瑕城

在今閩鄉縣西鄜道元云陝城中有小城故焦國也武

王以封神農之後于此朝濟而夕設版焉君之所知也

春秋左傳詁卷八

五

夫晉何厭之有既東封鄭又欲肆其西封圖廣雅肆伸也

申與伸同杜本不闕秦焉取之石經作不闕秦焉取之

字焉字上旁增將字孔疏摘傳文作不闕秦焉取之正義

并引沈文何云不闕秦家更何處取之則古文無此二字

可知今从石經孔疏及宋本刪定闕秦以利晉惟君圖之秦伯說與鄭人

盟使杞子逢孫楊孫戍之乃還子犯請擊之公曰不可微

夫人之力不及此因人之力而敝之不仁失其所與不知

以亂易整不武吾其還也亦去之 初鄭公子蘭出奔晉

圖服虔云公子蘭鄭文公賤妾燕姑之子穆公鄭逐羣

公子故奔晉也御覽從於晉侯伐鄭請無與圍鄭圖服虔

云晉善蘭不忘本國故也同許之使待命于東圖服虔

云待命于鄭東也同鄭石甲父侯宣多逆以為大子以

求成于晉晉人許之 冬王使周公閱來聘饗有昌歠

服虔云昌歠昌本之蓋^{周禮}韓非子難篇文王嗜昌蒲

菹此按說文歠字注云歠歠也从欠龍聲玉篇歠子

合才六二切鳴歠也亦作蹠又俎敢切菖蒲菹也蓋本

作歠傳寫譌作歠耳故釋文亦作在感反正義云昌蒲

草無此別名殊未深考今承寫已久姑仍之曰黑形鹽

辭曰國君文足昭也武可畏也則有備物之饗以象其德

薦五味羞嘉穀鹽虎形服虔云剋形上鄭司農云築鹽

以為虎形周禮以獻其功吾何以堪之 東門襄仲將

聘于周遂初聘于晉賈服謂先聘晉後聘周本

三十一年春取濟西田分曹地也使臧文仲住宿於重館

春秋左傳詁卷八

三

韋昭國語注重魯地館侯館也重館人告曰晉新得

諸侯必親其共不速行將無及也從之分曹地自洮以南

東傳于濟盡曹地也水經注今甄城西南五十里有姚

城或謂之洮也按春秋莊十八年公追戎于濟西服氏

注云濟西曹地京相璠云濟水自鉅野至濟北是魯與

曹當以濟為界此云東傳于濟是也襄仲如晉拜曹田

也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非禮也猶三豎亦非禮

也禮不卜常祀而卜其牲日牛上日曰牲牲成而卜郊上

怠慢也望郊之細也不郊亦無望可也 秋晉蒐于清原

作五軍以禦狄趙衰為卿 冬狄圍衛衛遷于帝丘卜曰

三百年衛成公夢康叔曰相奪于享馬融易注享祭也

杜本公命祀相甯武子不可曰鬼神非其族類不歆其

祀詩毛傳歆饗也此杜本祀鄆何事相之不享於此久矣

非衛之罪也不可以間成王周公之命祀請改祀命鄭

泄駕惡公子瑕鄭伯亦惡之故公子瑕出奔楚

三十二年春楚鬬章請平于晉晉陽處父報之晉楚始通

夏狄有亂衛人侵狄狄請平焉秋衛人及狄盟冬

晉文公卒庚辰將殯于曲沃說文殯死在棺將遷葬柩

賓遇之从肖从賓賓亦聲出絳柩有聲如牛廣雅柩

棺也卜偃使大夫拜曰君命大事將有西師過軼我擊

之高誘淮南王書注自後過前曰軼必大捷焉杞子自

鄭使告于秦曰高士傳作祀子蓋字近而誤按史記鄭

春秋左傳語卷八

五七

世家賈鄭者乃鄭司城繪賀與此傳異鄭人使我掌其

北門之管鄭元禮記注管鍵也按杜注云鑰也義亦同

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穆公訪諸蹇叔蹇叔曰史記秦

本紀曰穆公問蹇叔百里奚史記列傳蹇叔語皆作二

老曰公穀皆作百里子蹇叔子勞師以襲遠非所聞也

師勞力竭遠主備之無乃不可乎師知所為鄭必知之勤

而無所必有恃心且行千里其誰不知公辭焉召孟明西

乞白乙呂覽先識篇云蹇叔有子曰申與視高誘注申

白乙丙也視孟明視也史記曰使百里傒子孟明視蹇

叔子西乞術白乙丙將南史亦云一明百里奚子下傳

云卽明云百里孟明視使出師於東門之外蹇叔哭之

曰孟子按呂覽以孟明視爲蹇叔子今蹇叔哭孟子之

後始云其子與師哭而送之且稱爲孟子明視非蹇叔

子可知史記以蹇叔子爲西乞白乙正義非之今攷三

帥同出蹇叔先哭孟子不及二人次乃云蹇叔之子與

師哭而送之則西乞白乙或卽爲蹇叔子以其爲子故

哭有次第又改而稱爾文法甚明至變文言蹇叔之子

乃行文互見之法正義譏之非也釋文孟子本或作孟

兮吾見師之出而不見其入也公使謂之曰爾何知中

壽三體石經作壽按正義言上壽中壽下壽年歲亦非攷李善

文選注引養生經黃帝曰中壽百年又莊子盜跖篇中

壽八十呂覽安死篇中壽不過六十淮南原道訓凡人

春秋左傳卷八

天

中壽七十歲此云中壽亦當在八十以下六十以上也

爾墓之木拱矣爾雅兩手持爲拱此杜本蹇叔之子與師

哭而送之曰晉人禦師必於殺郡國志宏農郡鴈池有

二峭新安澗水出按高誘淮南王書注及廣韻引傳並

作郁後漢書龐參傳作峭釋文韞本又作峭殺有二陵

焉其南陵夏后皐之墓也史記夏本紀乳甲崩子帝皐

立竹書紀年作帝昊沈約注昊一作皐其北陵文王之

所辟風雨也爾雅大皐曰陵此杜本按呂覽先識篇作南

岸北岸義亦同詩所云高岸爲谷深谷爲陵也必死是

問余收爾骨焉秦師遂東

三十三年春秦師過周北門左右免胄而下超秦壘三百

乘王孫滿尚幼觀之言於王曰秦師輕而無禮國服虔云

無禮謂過天子門不櫜甲束兵而但免胄本疏必敗輕則

寡謀無禮則脫按鄭元喪服小記注引傳脫作說脫古字通國語注脫

簡脫也入險而脫又不能謀能無敗乎及滑鄭商人弦

高將市於周呂覽作鄭賈人弦高奚施將西市于周遂

使奚施歸告淮南王書奚施作蹇他遇之以乘韋先牛

十二犒師國按古無犒字張揖廣雅始有之蓋從此傳生

義曰寡君聞吾子將步師出於敝邑敢犒從者不腆敝

邑為從者之淹國方言腆厚也爾雅淹久也杜本居則具

一日之積行則備一夕之衛且使遽告于鄭爾雅遽傳

也杜本鄭穆公使視客館則束載厲兵秣馬矣說文

秣食馬穀也按今本秣誤作餼使皇武子辭焉曰吾子

淹久於敝邑惟是脯資餼牽竭矣國章昭國語注資稟也

按杜注資糧也義亦同服虔云腥曰餼儀禮疏又云死曰

餼禮記疏鄭司農云牽牲可牽而行者周禮注為吾子之將

行也鄭之有原圃猶秦之有具圃也呂覽淮南水經注初

訛為圃今訂正穆天子傳祭父自圃鄭來謁天子地理志河南

郡中牟圃田澤在西豫州蕪水經注濟水又東逕原武

縣故城南春秋之原圃也淮南墜形訓秦之楊紆高誘

注楊紆在馮翊池陽一名具圃按爾雅十數秦有陽陸

郭璞注又云在扶風汧縣西今攷地理志扶風郡汧矣

山在西古文以為汧戶雍州山北有蒲谷鄉豈中谷以

地形按之是周之焦護卽秦之楊紆前後異名耳池陽縣漢屬馮翊晉初屬扶風故郭注與高誘異也淮南陸形訓藪止有九無周之焦護明焦護卽楊紆也周禮雍州澤藪曰苜蒲亦卽此楊陟蒲紆瓠音並同吾子取其麋鹿以閒敝邑若何杞子奔齊逢孫揚孫奔宋孟明曰鄭有備矣不可冀也攻之不克圍之不繼吾其還也滅滑而還齊國莊子來聘自郊勞至于贈賄禮成而加之以敏臧文仲言於公曰國子爲政齊猶有禮君其朝焉臣聞之服於有禮社稷之衛也晉原軫曰藪校先軫倍二十八年傳及此傳皆別云原軫當係食采于原故云杜預釋例云河內沁水縣西北有原城是矣至先且居則稱

春秋左傳詁卷八

三十一

霍伯當亦以采地名郡國志河東永安縣有霍大山水經注山側有霍城是也然韋昭國語注又云先且居先軫之子蒲城伯也後受霍爲霍伯則先且居前又食采蒲城蒲城卽重耳所居在漢河東郡蒲子縣大率晉大夫皆以采地爲氏除趙韓魏之外如呂卻荀欒胥瑋狐輔號范邴邢屏樓楊鄔賈杜陽曰隨苗溫冀知閭瑕疇銅鞮邯鄲等並是秦違蹇叔而以貪勤民天奉我也藪高誘淮南王書注奉助也杜義亦同奉不可失敵不可縱縱敵患生違天不祥必伐秦師欒枝曰未報秦施而伐其師其爲死君乎先軫曰秦不哀吾喪而伐吾同姓秦則無禮何施之爲吾聞之一日縱敵數世之患也謀及子孫可謂

死君乎遂發命遽興姜戎子墨衰經國賈逵云墨變凶史記

集解梁宏御戎萊駒爲右 夏四月辛巳敗秦師于殽獲

百里孟明視西乞術史記自乙丙以歸遂墨以葬文公國

服虔云非禮也同上晉於是始墨文嬴請三帥曰彼實構

吾二君構字从石經改寡君若得而食之不厭君何辱討焉使歸

就戮于秦以逞寡君之志若何公許之先軫朝問秦囚公

曰夫人請之吾舍之矣先軫怒曰武夫力而拘諸原婦人

暫而免諸國墮軍實而長寇讎國廣雅暫卒也爾雅墮毀

也杜本亡無日矣不顧而唾國說文唾口液也公使陽

處父追之及諸河則在舟中矣釋左驂以公命贈孟明孟

明稽首曰君之惠不以纍臣斃鼓國賈逵曰殺而以血塗

鼓謂之斃鼓疏廣雅纍拘也使歸就戮于秦寡君之以

爲戮死且不朽若從君惠而免之三年將拜君賜秦伯素

服郊次鄉師而哭曰孤違蹇叔以辱二三子孤之罪也不

替孟明文選注引孤之過也大夫何罪且吾不以一眚掩

大德國馬融書傳皆過也杜本狄侵齊因晉喪也 公伐

邾取訾婁以報升陘之役邾人不設備秋襄仲復伐邾

狄伐晉及箕八月戊子晉侯敗狄于箕國京相璠土地名

箕城在陽邑南水北卽陽邑縣故城也水經卻缺獲白

狄子先軫曰匹夫逞志於君而無討敢不自討乎免胄入

狄師死焉狄人歸其元面如生初臼季使過冀國京相璠

曰今河東皮氏縣有冀亭古之冀國所都也同見冀缺

耨其妻饁之鬪馬融易注耨鉏也

易釋文

說文饁餉也孫炎

爾雅注饁野之餽也章昭國語注同

杜皆本此敬相待如賓

與之歸言諸文公曰敬德之聚也能敬必有德德以治民

君請用之臣聞之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仁之則也公曰其

父有罪可乎對曰舜之罪也殛鯀其舉也興禹管敬仲桓

之賊也實相以

齊康誥曰父不慈子不祗說文祗敬也

杜本

兄不兄弟不共不相及也

康誥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孔氏謂非康誥之全文引

其意而言之棟謂此康誥之闕文也法言曰酒誥之篇

俄空焉伏生引酒誥曰王曰封惟曰若圭璧今酒誥無

此文故漢藝文志云酒誥脫簡一梓材今王惟曰以下

春秋左傳詁卷八

三

文義不屬蓋康誥三篇皆有脫誤孔以為引其意而言

之非也詩曰采芣采芣無以下體君取節焉可也文公

以為下軍大夫反自箕襄公以三命命先且居將中軍以

再命命先茅之縣賞胥臣曰舉卻缺子之功也以一命命

卻缺為卿復與之冀亦未有軍行 冬公如齊朝且弔有

狄師也反薨于小寢即安也 晉陳鄭伐許討其貳於楚

也楚令尹子上侵陳蔡陳蔡成遂伐鄭將納公子瑕門于

桔枳之門瑕覆于周氏之汪

通俗文亭水曰汪一切經音義

外僕髡屯禽之以獻

文夫人斂而葬之鄆城之下

服虔云鄆城故鄆國之墟取此 晉陽處父侵蔡楚子上救之與晉師夾泝而軍

詩疏杜

澠水經注汝水又東南逕定陵縣故城北水右則澠水

左入焉按地理志南陽郡魯陽堯山澠水所出東北至

定陵入汝杜本此師古曰澠音時又音雉澠沃同音卽沃

水也陽子患之使謂子上曰吾聞之文不犯順武不違

敵子若欲戰則吾退舍子濟而陳遲速惟命不然紆我

澠詩毛傳紆緩也杜本此老師費財亦無益也乃駕以待子

上欲涉大孫伯曰不可晉人無信半涉而薄我悔敗何及

不如紆之乃退舍陽子宣言曰**澠**爾雅宜徧也高誘注戰

國策亦同楚師遁矣遂歸楚師亦歸大子商臣譖子上

曰受晉賂而辟之楚之恥也罪莫大焉王殺子上葬僖

公緩作主**澠**按劉敞云杜讀緩以上為句非也僖公以十

春秋左傳詁卷八

三

二月薨明年四月葬凡五月不得云緩今从劉氏讀又

釋下釋例所引賈氏說則緩字亦當連下讀為是非禮

也**澠**賈氏以為僖公始不順祀生則致哀姜終則小寢以

慢典常故其子文公緣事生邪志作主陵遲于是文公

復有夫人歸嗣子懼咎傳故上係此文于僖公篇凡君

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於主烝嘗禘於廟**澠**服虔云

特祀於主謂在寢烝嘗禘於廟者三年喪畢遭烝嘗則

行祭皆於廟焉儀禮禮記疏

07685

